



汪份  
增訂

四書大全

論語集註七

三

DE12  
2801  
48-21





門 0112  
號 2801  
卷 48-21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七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

之實凡三十七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溫厲申天  
記聖人容貌不語與人歌食  
喪側章齊戰疾章記聖人之言行爲衛君章桓  
雕章夢周公章用舍行藏章富而可求章富貴  
浮雲章記聖人之出處  
餘皆謙已誨人之辭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

賢者可及記曰作者之謂  
聖述者之謂明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

呂晚村曰所以信之之故只是古人制作已盡善盡美本無可商量處故耳又曰若但糾纏作述便易落實套浮響惟在信好句裏有所發明則言言湛刻矣且泛論作聖述明語氣便近於神皇縱說得



辭老彭商賢大夫見賢通反大戴禮虞德篇有商老彭之語包氏註云商

賢大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

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

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

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

之謙也朱子曰孔子賢於堯舜非老彭之所及自不須說但其謙退不居而反自比焉且其辭氣

謙遜而又出於誠實所以為盛德之至也然當是時新安陳氏曰此以下推廣餘意作者

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

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問述而不作如何程子曰此聖人不

不敢自當之意不過繆為謙讓耳但將信字好字體會神味方見得聖人惟日學學不自滿假之實意又曰功倍於作是註中看孔子語入孔子口氣不得將述中艱難重大處說出信好深情不作倍作之意自隱然逗露又曰信字要從天理出來但憑心說信便入邪異傳習錄云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孔子不敢以為是然則陽明心中之是非又在孔子心中是非上矣其無忌憚敢亂道至此孔子且不信況其他乎○困勉錄曰沈無回云此非謙詞亦無警醒當世的意是真實語人惟不得古人之心故覺有自己聰明意見可用已得古人之心自然

信得古人過古人的精神便是我的精神古人的說話便是我的說話何須更贅一詞按沈說甚精但必云非謙詞無警世意則偏不如存疑之周密矣

份按語類云如好之者則曰他且恁地說大全刪去則曰二字未安

得位止能述而已○問聖人不得時不得位只如此聖人得時得位時更有制作否朱子曰看聖人告顏子四代禮樂只是恁地恐不大段更有制作亦因四代有此禮樂而因革之亦未是作處○問春秋恐是作否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看來是寫出魯史中間微有更改爾○問信而好古曰既信古又好古今人多信而不好或好而不信如好之者他且恁地說信之者雖知有箇理恁地畢竟是欠了箇篤好底意思○楊氏曰孔子自謂述而不作孟子言孔子作春秋春秋雖孔子作然其事則桓文其文則史孔子自謂其義則某竊取之是亦述而已○慶源輔氏曰作者略備觀諸經可見集大成而折衷之亦於諸經見之然羣聖所作因時制宜以成一代之制夫子折衷參互訂正以垂萬世之法夫子賢於堯舜者在是○雙峯饒氏曰春秋雖因魯史而脩之然實却是作蓋賞罰天子之事時王不能正其賞罰故春秋為之褒善貶惡以誅亂賊於既死之後是以匹夫而代天子行賞罰也此事前古所



無孔子始創為之故雖述而實作集大成者詳見孟子集註書述政事詩道性情禮以正行樂以養德各是一事如樂之小成夫子合六經而折衷之如樂之集眾小成而為大成○新安陳氏曰諸家說此章多於述作二字著意信而好古一句則忽略之夫信而好古乃述而不作之本夫子嘗自謂好古敏以求之又謂不如某之好學常人之所以不知好古不能好學皆信道不篤故爾惟能篤於信道所以深好古道惟篤信好古所以惟述古而不敢自我作古焉此朱子今人多信而不好或好而不信一條所以不可無也附或問必蘇氏之說然後為善蘇氏曰自生民以來至於孔子作者畧備矣特未有折衷者耳故述而不作○存疑述而不作固聖人自謙之辭其實在當時亦只得如此無容大去創作緣天地間只是這箇道理只是這般事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自羲皇以降至於文武周公凡當說底當做底無不說無不做大畧亦將盡了後聖似不容大創作其間或過或不及或偏滯廢墜或未備則有之但因其見成底而循理

呂晚村曰默識註云不言而存諸心祇是沉潛體會服膺勿失意非不學而知之謂故不言心解一說朱子已明削之至謂語言文字之先有見則直障異學窠窟矣○份按小註以顏子拳拳服膺勿失解默識語類更有一條却以此為未足而引大舜聞一善

之損其過益其不及救其偏補其敝增其所未備使歸於中正完全則古先聖王之創作皆自我而裁成此其事雖非作其功尤有盛於作抑非其道出於羣聖之上有以洞見其是非徒使賢人任之欲持權度以稱度古聖之是非所謂從整敦而測泰山懷汎濫而測乎長淵者耳其將能乎則夫子雖不自任聖者之事而其所述即聖者之事有不得而辭矣今觀六經之刪述與天地同敝雖後聖有作不得而改焉此豈賢者能之乎○信而好古是述而不作之本信又是好之本必信而後好不信亦不好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識音

志又如字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朱子曰非是聽人心自不能忘拳拳服膺而勿失也○雙峯饒氏曰默識與道聽塗說者相反道聽塗說更不復留為身心



言云云為說似更進一層當  
竝存之○困勉錄曰單言學  
則兼識在內此以學對識言  
則學是學其未知未能者識  
是識其已知已能者誨入兼  
學識說

呂晚村曰學不厭誨不倦夫  
子嘗以此自任至此則又曰  
何有於我哉非是自相矛盾  
亦不是此語在前而彼語為  
晚年進語也蓋即此可知道  
理之無窮而聖人純亦不已  
之妙亦可從此體會

受用默識則其所得者深而所存者固矣詩云中心  
藏之何日忘之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皆是此意○勿軒熊氏曰先言默識者聖門之學皆  
以沉潛淵默為本附語錄默而識之者默不言也不  
言而此物常在也今人但說著時在不說時不在○  
問默而識之曰如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  
猶是執捉在這箇却是聞一善言一說識知也不言  
見一善行便如已有而弗失矣

而心解也前說近是

新安陳氏曰不言而存諸心者  
其功實不言而心解者其意立

也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  
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朱子曰默而  
不倦是三者雖非聖人之極至在學者亦難如平時  
講貫方能記得或因入提撕方能存得若默而識之

乃不言而存諸心非心與理契安能如此學不厭在  
學者久亦易厭視人與己若無干涉誨人安能不倦  
此三者亦須是心無間斷方能如此又曰今學者須  
是將此三句時時省察我還能默識否我學還不厭  
否我教還不倦否如此乃好○默而識之便是得之  
於心學不厭便是更加講貫誨不倦便是施於人也  
○問何有於我哉曰此語難說聖人是自謙言我不  
曾有此數者聖人常有憊然不足之意眾人雖見他  
是仁之至熟義之至精他只管自見得有欠闕處○  
此必因人稱聖人有此聖人以謙辭承之記者失却  
上一節只做聖人自話記了○南軒張氏曰默識非  
言意所可及蓋森然於不覩不聞之中者也在已則  
學不厭施諸人則教不倦成已成物之不息也此亦  
是作知識說○雲峯胡氏曰學貴自得故在默識自  
得而不自以為得故學而不厭自得而必欲人之同  
得故教而不倦附朱子文集劉季章問默而識之學  
而不厭誨人不倦註云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  
不敢當然則彼所謂夫子既聖之論豈非極至歟內

份按朱子駁南軒此條云默  
識只是不假論辨而曉此事  
理如侯子辨總老之說是已  
蓋此乃聖人之謙詞未遠說  
到如此深遠處也且此說雖  
自踐履言之然其詞氣則與  
所謂驚怪恍惚者亦無以相  
遠矣愚謂朱子所駁最當此  
條自不宜採入



困勉錄曰三者依蒙引作自然看則與公西華章合蓋彼作勉然看則任之此作自然看則辭之然玩註三者非聖人之極至及謙而又謙之語即作勉然看亦不妨

鄒肇敏曰不脩等四項都在吾憂中討出蓋曰若德之不

本文之意說得雖輕然如此解得又似太過如何答曰正為合若聖與仁一段看見得不厭不倦非極至處然夫子之不厭不倦又須與衆人不同故子貢公西華皆有云云之說可更詳之○蒙引識訓記訓存不忘也非著力記憶之謂謂能不忘為已也學不厭誨不倦皆說自然底○識若讀為如字則意思淺讀去聲却有自得居安資深之意○存疑識是記得不遺忘也默訓不言言如何講說誦讀是也不待講說誦讀而道理自記得這非是聖人亦不能緣這道理都融會在聖人心上渾成一塊却是自家心裏物了所以不待用功而自然記得若未融會尚是兩物自然或存或亡安能默而識之學不厭誨不倦亦是義理為已得了方能如此這便是純亦不已地位故曰正惟弟子不能學也註曰非已有之則不能問既為已得又何須學曰聖人自有聖人之學文王望道而未之見夫子假我數年卒以學易何嘗無學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

脩等皆是吾憂唯日以不脩為憂而日求其脩非有不脩然後引為憂也○袁了凡曰憂即曾子三省之省字非是不能而始憂

份按語類如有害人之心一條原無脩德是本句愚謂此句已見下第四條此處何故又重複添入

困勉錄曰蒙引存疑皆以德為吾所得於天之理玩大全朱子似不然看來德字兼明明德及行道有得之德說似妙又曰依存疑以首句該下三句則脩德兼知行從義選善俱兼內外依朱子則脩德

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

勉齋黃氏曰脩治也謂去其疵類而全其善也學必

講而後明

上蔡謝氏曰學須是熟講學不講用盡工夫只是舊時

見善能徙改

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况

學者乎

朱子曰脩德是本如有害人之心便是仁不脩有穿窬之心便是義不脩德是理之得於

吾心者已是我有底物事了更日日磨礱勿令間斷徙義改不善須是分別義是事之宜我做這事覺未甚合宜須徙令合宜此却未有不善處不善便是過惡須速全體改之始得有輕重之別○須實見得是如無德是甚麼物事如何喚做脩如何喚做不脩人而無欲害人之心這是德得之於吾心也然害人之  
心或有時而萌者是不能脩者也德者道理得於吾心之謂脩者好好脩治之謂更須自體之須把這許



專屬行而兼內外。徒義遷善專主外說以崇德章推之則朱子之說為不可易也。淺說又專以脩德主內說恐亦與朱子不合。俱附下。存疑云脩德該得下文三件。蓋明德兼知行也。然說時須平說不可分輕重。淺說云脩德就心內說徒義改過就事上說。脩德養心也。講學窮理也。徒義改過方行也。

多說話做自家身上說。不是為別人說。○問德之不脩可以包下三句。否曰若恁地。夫子但說一句便了。何用更說四句。徒義改過畧似脩德裏面事。然也別是個頭項。講學自是講學。脩德自是脩德。如致知格物是講學。誠意正心脩身是脩德。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是講學。篤行是脩德。又曰不善自家做得。淫邪非僻底事。徒義是雖無過惡。然做得未恰好。便是不合。義若聞人說如何方是恰好。便當徙而從之。聖人說這幾句。淺深輕重。盡在裏面。聞義不能徙。底罪小。不善不能改。底罪大。但聖人不分細大都說在裏面。學者皆當著工夫。○問先知德不可不脩。方知學不可不講。能講學方能徙義。能徙義方能改不善。如此看如何曰。脩德是本。脩德恰似說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學不可不講。恰似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遷善改過是脩德中緊要事。蓋只脩德而不遷善改過亦不能得長進。○德之不脩至是吾憂也。這雖是聖人以此教人。然學不厭之意多見於此。使有一毫自以為聖。任其自爾。則雖聖而失其聖矣。此

份按朱子云此四句是四件事。不可一滾說。乃是此節正解。語類中却有以脩德作生連續說去者。新安此條則又以脩德講學二者為一皆可存之以備一說也。

是聖人自憂也。聖人固無是四者之憂。所以然者亦自貶以教人之意。○南軒張氏曰夫德不脩則無以有諸躬。學不講則無以明夫善。聞義不能徙則何有於義。不善不能改則安於不善而已。是豈不可憂乎。○勉齋黃氏曰德以脩而日新。學以講而日明。徙義則善日益。改不善則過日損。四者脩身之大要也。不此之務。可無憂乎。○雲峯胡氏曰德必脩而後新。學以講而益新。徙與改皆是自新。故尹氏以為日新之要。○新安陳氏曰脩德而繼以講學。如尊德性之道。問學是也。脩德為大本。講學為實功。徙義改不善。脩德之條目。而講學之效驗也。脩德而能講學。則行己應事始能知其孰為義。孰為非義。孰為善。孰為不善。必徙之改之。始可以為脩德。始無負於講學矣。不然德之不脩。自若也。學亦徒虛言之講耳。聖人不自聖。猶以是為憂。此聖所以益聖。常人不知憂聖人之憂。此愚所以益愚也。○附蒙引德之不脩以行言。學之不講以知言。聞義不能徙以善言。不善不能改以去惡言。○語錄讀德之不脩章曰此自是四句。若要吞



說便是德須著脩於己講學便更進其德到徒義改過始是見之於行事須時時要點檢如此說却相連也續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燕居音開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天天

其色愉也胡氏曰申有展布之意天有和悅之意惟身可言舒布故知以容言惟顏貌可言和

悅故知以色言○洪氏曰易於形容所不能言者必曰如至鄉黨一言之不足則復言之與此義同○

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去聲申申字說不

盡故更著涉畧反作天天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

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

呂晚村曰容舒色愉目大賢以下凡為天姿和緩之人未嘗無此光景然非聖人之申申天天也又曰為得閒曠神怡是誤讀融墨法相若收歸實地又止得大賢以下甲裏事與聖人分上懸隔

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上蔡謝氏曰善

觀聖人者可以得之於儀刑蓋周旋中禮者必其盛德之至是以三子無時不觀省於斯焉燕居非鞠躬如不容之時是以其容申申非跛躄屏氣之時是其色天天此之謂中節○朱子曰申申是言其不局促是心廣體胖後恁地所謂色愉只是和悅底意思但此只是燕居如此在朝及接人又不然○問申申天天聖人得於天之自然若學者有心要收束則入於嚴厲有心要舒泰則入於放肆惟理義以養其氣養之久則自然到此否曰亦須稍嚴肅則不然則無下手處又曰但得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不是別有一箇和樂纔整肅則自和樂○胡氏曰程子以怠惰放肆對嚴厲而言於嚴厲上加太字蓋嚴厲亦不可無太嚴厲則不可耳○南軒張氏曰燕居時在衆人易以怠肆君子則未免矜持安有此氣象○慶源輔氏曰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故其容儀得以遂其舒緩而無迫遽之意其顏色得以全其愉怡而無勃



說統曰不形諸夢而猶記於心夫子果未嘗一日忘周公也○翼註曰此為不能行周公之道而發非為血氣與歎也○困勉錄曰甚矣吾衰是說氣不復夢周公則見得志之灰蒙引極明存疑謂聖人所謂衰是志不是氣而又謂若時見用則志又在矣畢竟

如之變申申天天聖人燕居容色自然之符也○新安陳氏曰雖閒居時其德容亦自然中和如此此所以為聖人也聖人閒居中和之氣乃德性中和之氣程子所謂自有中和之氣自自然也附精義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天天其色愉也燕居不為容色故如是蓋其心廣體胖而形諸外者自爾也○蒙引圈外程子註不分容與色且中和字亦微泛申申天天正是燕居之容若在朝則色勃如也在鄉黨則恂恂如也各自有體鄉黨一篇多此類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復扶又反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

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扶又反是心而亦無復

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朱子曰據文勢甚矣吾衰也是

不是蓋志是隨氣而衰夫子既歎其衰使此時若見用此壯年時畢竟有欠缺處但要曉得不是絕然無用耳又曰程朱解夢字不同朱註似兼得程註之意又曰圈內無復是心心字與程註存道者心心字亦不同圈內心字專指行道之心程註心字則是說心之本體又曰以此節與從心不踰節同看則知程註行道者心四句之意

一句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是一句惟其久不夢見所以見得是衰○新安陳氏曰此亦道不行之符兆自見於吾身者○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

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為矣蓋存道者心

無老少去聲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朱子曰夫子

是聖人至誠不息處然時止時行無所凝滯亦未嘗不灑落也故及其衰則不復夢亦可見矣若是合做底事則豈容有所忽忘耶○問伊川以為不是夢見人只是夢寐常存行周公之道耳集註則以為如或見之不知果是如何曰想是有時而夢見既分明說夢見周公全道不見恐亦未安程子之意蓋嫌於因思而夢者故為此說其義則精矣然恐非夫子所言之本意也○問孔子夢周公若以聖人欲行其道而夢之耶則是心猶有所動若以壯年道有可行之理而夢之耶則又不應虛有此朕兆也曰聖人曷嘗無



夢須看他與周公契合處如何不然又不見別夢一箇人也聖人之心自有箇勤懇惻怛不能自已處自有箇脫然無所繫累處要亦正是以此卜吾之盛衰○問夢周公是真夢否曰當初思欲行周公之道時必亦是會夢見曰恐涉於心動否曰心本是箇動物怎教他不動夜之夢猶晝之思也思亦是心之動處但無邪思可矣夢得其正何害心存這事便夢這事○問夫子未嘗識周公烏得而夢之曰今有人夢見平生所不識之人云是某人者蓋有之○不是孔子衰是時世衰聖人與天地相應若天要用孔子必不教他衰如武王太公皆八九十歲○戴少望謂顏淵死聖人觀之人事鳳不至圖不出聖人察之天理不夢周公聖人驗之吾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可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這意思也好○吾不復夢見周公自是箇證兆如此當聖人志慮未衰天意雖定八分猶有兩分運轉故也做得周公事遂夢見之非以思慮也要之聖人精神血氣與時運相為流通到鳳不至圖不出明王不與其證兆自是恁地○胡氏

曰聖人誠存則其夢治他人思慮紛擾則所夢亦亂或邪或正與且晝之所為等爾善學者既謹其言動而又必驗諸夢寐之間也○南軒張氏曰夫子夢見周公之心周公思兼三王之心也通考吳氏程曰甚矣吾衰也句註心身二字絕句蓋承上文存行之語而以身心分之雖未必程子本意然於義尤明○愚按張達善點本心身二字皆作一讀又以勉齋批點四書例推之凡者也相應為讀則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恐當自作一句下文者字與也相應當作一讀於者字下庶得程子之本意○歸錄孔子固不應常常夢見周公然亦必曾夢見來故如此說然其所以如此說之意却是設詞○夢周公忘肉味祭神如在見得聖人真一處理會一事便全體在這一事○居甫舉莊子言至人無夢曰清淨者愛恁地說佛老家亦說一般無夢底話○蒙引集註云孔子盛時以氣言也則無復是心者志也而亦無復是夢者夢也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者指氣言也孔子是就無夢上驗其一身氣運之衰朱子是就夢上尋出志字



份按朱子謂惟其久不夢見所以見得是衰而此則云惟其衰故無是夢蓋因其既衰而無復是夢遂因其無夢而知其為衰二說正一申也

困勉錄曰朱子既曰志道如講學力行皆是又曰大學格物致知即其事也前說勝說約刪後一句有見蓋志貫乎知行之內不得專屬知份按知此而心必之焉知字又在志字之前不過大概說

曉得道之當行耳非致知之知也蓋致知力行固俱包在志字中也份按語類云志於道不是只守個空底見解輕釋刪見解二字則所謂守個空底何所指乎

蓋夜之所夢畫之所思也所思處即志○淺說大抵有是氣則有是志有是志則有是夢孔子夢見周公者志欲行周公之道也其志欲行周公之道者以其氣之盛而可以有為也及其氣衰則無復是志而亦無復是夢矣或曰聖人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今日老而氣衰則無復是志何也蓋所志非一有以不屈於物而言者有以兼濟乎物而言者其不屈於物之志則氣衰而志不衰惟兼濟乎物之志則氣衰而志自衰其所以氣衰而志自衰者蓋不能以此生將窮之日而畢吾平生無窮之願也理也亦勢也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新安陳氏曰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朱子曰志道如講學力行皆是知此而心必之焉

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

朱子曰志於道志字大學格物致知即其事也又曰志於道不是只守箇空底須是至誠懇惻念念不忘所謂道者只是日用當然之理事親必要孝事君必要忠以至事兄而弟與朋友交而信皆是道也志於道者正是謂志於此也○胡氏曰道猶路也故適字他岐字皆自路言之○新安陳氏曰知此二字是朱子說志道以前事必知道而後志在道即知止而後有定知至善之所在而後志有定向也附語錄問志於道日思量講究持守踐履皆是志念念不舍即是總說須是有許多實事○道理也是一箇有條理底物事不是箇圖一物如老莊所謂恍惚者志於道只是存心於所當為之理而求至於所當為之地非是欲將此心繫在一物之上也○只做立志便虛了聖人之說不如此直是有用力處○志於道須知是箇生死路頭因以手指分作兩邊去云這一邊是死路那一邊去是生路這去便善那去便惡知得此路是了只管向此路去



言言才全  
念念不忘處已也。是在是。接人也在是。講論也在是。思  
索也在是。今人把捉不定。要做這邊去。又要做那邊  
去。一出一入。或東或西。以夫子十五志於學。三十而  
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皆是從志學做來。著  
工夫。須看得聖人志於學處。是如何。這處見得定。後  
去節節有下工夫處。○纂疏道者。古今人物所共由  
之路也。日用二字已足以該之矣。  
又曰。入倫者。舉其重而先之也。

### 據於德

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  
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朱子曰。德  
是得這物事於我。故事親必孝。必不至於不孝。事君  
必忠。必不至於不忠。若今日孝。明日又不孝。今日忠  
明日又不忠。是未有得於我。不可謂之德。惟德是有  
得於我者。故可據守之也。若是未有得於我。則亦無

份按纂疏四書通及仁山金  
氏解德字俱作德者得也。得  
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謂也。其  
說以此為定本。愚謂此處與  
為政以德不同。彼但舉德字  
故應兼不失言之。乃是包此  
章據字在內。若此章既有據  
字。是不失之意。則德字之解  
似應如今本作行道而有得

於心矣。總註云。據德則道得  
於心而不失。可見止是以道  
得於心。解德字而所謂不失  
云者。乃據字之義也。

可據者。○問據於德。曰如孝便是自家元得這孝道  
理。非從外旋取來。據於德乃是得這基址在這裏。○  
德是心得此道如欲為忠而得此忠。欲為孝而得此  
孝。既得之亦會失了。須當照管不要失了。○新安陳  
氏曰。未得之志在必得之。既得之方有可據守。但又  
在守之固耳。通考仁山金氏曰。初本作行道而有得  
於心後改定從此第二篇德字雖改作得之於心而  
不失。不如此章之密。○吳氏程曰。按德者得也。凡得  
之稟受與進脩者皆德也。若必曰行道然後有得。則  
明德達德之屬皆不可通矣。今本精當如此。况胡伯  
量得之朱子面命尤足據也。○雙峯饒氏曰。德字之  
訓前云得於心而不失。此云行道而有得於心。何也。  
曰前篇是泛釋德字。得是得之於天。不失是不失於  
已。合此二者方盡得德字之義。此則從志道上來。故  
云行道而有得。附語錄志於道猶是兩件物事。據於  
德謂忠於君則得此忠。孝於親則得此孝。是我之得  
於已者也。○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己之所獨得。○  
四書通集註訓德字承上文道字來。下文心字曰心



言言大全卷之十一  
德之全亦承德字解以見道德仁若有異實只是一  
理○存疑得二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是據之也

###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工夫

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

### 流行矣

朱子曰依如依乎中庸之依相依而不捨之  
意此心常在不少有走作無物欲之累而

純乎天理道至此亦活德至此亦活○德是逐件上  
理會底得寸守寸得尺守尺仁是全體大用常依靠  
處志道據德而有一息之不仁便間斷了○據德是  
因事發見如因事父有孝因事君有忠依仁是本體  
不可須臾離底又是據於德底骨子○陳氏曰志道  
是一心向聖人路上行據德是志道工夫成向之所  
志者今皆實得於已如有物可執據依仁則據德工  
夫熟天理與心爲一矣據如手執杖依如身著衣杖

容有時而離手衣則不容須臾離身一節密一節也  
○西山真氏曰道者眾理之總名德則行衆理而得  
於心者仁則心之全德也志乎道而弗他可謂知所  
嚮矣仁則歸宿之地而用功之親切處也○存疑仁  
與德有分別仁是心德之全德則不必其皆全得  
件亦謂之德得十件亦謂之德皆不得謂仁必心德  
全萬善備方謂之仁既仁了又何須依心德雖全然  
未至於純熟不能無間斷時如顏子三月不違是有  
間斷時也故必依於仁無終食之  
間違仁造次顛沛必於是是依也

###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

胡氏曰玩物本非美辭然以六  
藝爲物而玩之非喪志之物也

○陸氏曰游如入之

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

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

李表一曰未依仁以前工夫  
見藝道猶是兩件游藝在  
依仁之後即仁即藝即藝即  
仁信手拈來都是道妙所謂  
仁體物而無不在是也○因  
勉錄曰唐荆川云古人雖以  
六德六藝爲言然德非虛器  
其切實應用處即謂之藝藝  
非粗迹其精義致用處即謂



之德。故古人終日從事於六藝之間。非特以日用之不可缺。而姑從事云爾。蓋即此而鼓舞。疑聚其精神。堅忍操鍊。其筋骨。沉潛縝密其心思。以類萬物而通神明。故曰洒掃應對精義入神。只是一理。按荆川是兼小學之習藝說。

其義理之趣去聲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日胡氏

亦日用之不可無者。乃是理之妙散於日用間。苟有未通。亦為全體之累。語錄能依於仁。則其游於藝也。蓋無一物之非仁矣。因舉橫渠語云。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吳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且及爾游行。無一物之不體也。蒙引自志道而據德。自據德而依仁。則本之在內者。無不盡矣。然又當游心於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則有以盡乎物理。周乎世用。而其雍容涵泳之間。非僻之心亦無自入矣。不然。則本之在內者。雖無不盡。而未之在外者。猶有未周。是亦君子分內之欠事也。故必先志道據德依仁。而又游藝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而君子之道尚何有加於此。存疑游藝之功。與志道據德依仁。亦是並行如餘力學文意。不是未到依仁時。且都不及待到依仁後方從事也。問小學之功。以學藝為先。此却於依仁之後。教人何也。曰。小學習其事。此是究其理習。

其事者。方致力於儀文度數之間。未必能通其意。究其理。則有深造自得之妙。非初學所可同年語矣。

○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

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

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慶源輔氏曰。天理人欲。不兩勝。一盛則一衰也。

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慶源輔氏曰。不外物。以求理而常玩物理。

以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

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閒隙。去聲。乞逆反。

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慶源

輔氏曰。先後之序。謂道德仁藝之序。輕重之倫。謂志據依游之倫。先者重後者輕也。本與內。謂道德仁末。

份按或問所謂先後之次者。謂據德後于志道。依仁後于據德。游藝又後于依仁也。總註先後之序句。却統以道德仁為先而藝為後。蓋其下文又著輕重本末內外六字。則先字當與重字本字內字為一類。後字當與輕字末字外字為一類也。



份按翼註云當先從志字說起如云志何在志於道不可先從道字說起過至次節亦云志而堅之則為據據何在據於德亦不可先從德字說起下俱做此李毅侯則云此章不可先講志據依游徐轉道德仁藝惠謂李說為當仇澹柱云四字中志字稍可作頭若據字則必粘在德上依字則必粘在仁上游字則必粘在藝上不可脫空斷講與李說所見大同小異亦可取也

與外謂藝在彼之序雖有先後在我之倫雖有輕重而未嘗偏廢所謂兼該而交養也日用之間如是用功無少間隙涵泳從容於義理事物之間則將優游饜飮而忽不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朱子曰志於道方是要去做方是事親欲盡其孝事兄欲盡其弟方是恁地至據於德則事親能盡其孝事兄能盡其弟弟便自有這道理了却有可據底地位雖然如此只是就事上逐件理會若不依於仁則不到那事時此心便沒頭放處依於仁則自朝至暮此心無不在這裏連許多德總攝貫穿都活了雖然藝亦不可不去理會如禮樂射御書數一件事理會不得此心便覺滯礙惟是一去理會這道理脈絡方始一流通無那箇滯礙因此又却養得這道理以此知大則道無不包小則道無不入小大精粗皆無滲漏皆是做工夫處故曰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志者心之所之道者當為之理為君有君之理為臣有臣之理志於道留心於此理而不忘也德者得也既得之則當據守而弗失仁者人之本心也既有

所據守又當依於仁而不違如所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是也游於藝一句比上三句稍輕然不可大段輕說如上蔡云有之不害為小人無之不害為君子則是太輕了古人於禮樂射御書數等事皆至理之所寓游乎此則心無所放日用之間本末具舉而內外交相養矣○自志道至依仁是從粗入精自依仁而游藝是自本兼末○藝是小學工夫若論先後則藝為先三者為後若論本末則三者為本而藝為末習藝之功固在先游者從容潛玩之意又當在後文中子云聖人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游也此說得自好○問道為義理之總名何也曰道以人所共由而得各若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者是也曰德者已之所自得何也曰若為父子而得夫仁為君臣而得夫義者是也曰其志之據之何也曰潛心在是而期於必至者志也既以得之而謹守不失者據也曰不違仁者奈何曰吾於顏子之事既言之矣敢問六藝之目與所以游之之說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曰白矢參連



份按勉齋先生集復葉味道  
書云志道據德依仁不當作  
次第說若作次第說則游藝  
有所不通且有志道者未能

刻注裏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  
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指事轉注假借諧聲也  
九數方田粟布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經贏不足旁  
要也是其名物度數皆有至理存焉又皆人所日用  
而不可無者游心於此則可以盡乎物理周於世用  
而其雍容涵泳之間非僻之心亦無自而入之矣蓋  
志據依游人心之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也道德仁藝  
人心所當志據依游之地而不可易者也以先後之  
次言之則志道而後德可據據德而後仁可依依仁  
而後藝可游以疎密之等言之則志道者未如德之  
可據據德者未如仁之可依依仁之密乎內又未盡  
乎游藝之周於外詳味聖人此語而後以身體之則  
其進爲之序先後疎密皆可循序以進而日用之間  
心思動作無復毫髮之隙漏矣○勉齋黃氏曰道者  
義理之總名德者吾身所學而有得之善仁者本心  
之德藝者六藝之事是四者皆人所不可不留意者  
但三者最重而藝稍輕四者之序則志者向之而不  
忘據者守之而不失依者隨之而不離是三者皆不

據德據德者未能依仁之病  
道者貫古今塞天地人所共  
由志者存之而不忘德則行  
道而有得於身隨其所得守  
之而不失仁者心之全體德  
由此立道由此行故當依之  
而不違三者皆人所不可須  
臾離若藝前游之而已此一  
段乃近見一朋友語錄中所  
載豈可以其與四書不合而  
削之乎今此條所云大抵即  
書中之意而書語尤爲明白  
蓋其意總是謂此章四句不  
當作次第說也愚謂德者行  
道而有得仁則心德之全是  
德字原跟道字說仁字原跟  
德字說此三字所以不致混  
而無別也夫德原于道仁原  
于德此三字既有先後則謂  
志據依有次第可也謂天下

可須臾捨也游則若用力若不用力而已上三者則  
互舉並行而不相悖游藝則有不必專心致志耳○  
問志於道一章古者八歲即教之以六藝之事明爲  
學之所當先也今於此章末言之而朱子復以爲學  
者於此當求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似以藝爲可後  
抑志道據德依仁是大學之事而游藝乃大學之極  
功耶潛室陳氏曰此却有首尾本末與前章別教之  
六藝小學之初事游於藝又成德之餘功小學之初  
習其文成德之游適於意生熟滋味迥別○胡氏曰  
道德仁所當先藝可以少後志據依所當重游可以  
少輕務本而不廢其末事內而不忽乎外以其先後  
輕重之倫序而言固不無差別以其本末兼該內外  
交養而言則又未嘗不相資也○雙峯饒氏曰志道  
如入行道據德如行路而有宿泊處依仁則又就宿  
泊處漸漸立得家計成却安居了游藝如居家有時  
出游也須游於藝若游從別處去則出乎道德仁之  
外而爲放心矣○新安陳氏曰志道據德而依於仁  
則本之立於內者既粹由此而復游於藝則末之該



有志道而未能據德據德而未能依仁者亦可也若以游藝又在依仁之後為疑則朱子所謂論小學時習藝之功固在先游者從容潛玩之意又當在後所謂藝雖小學至依仁既熟後方得他用此二說已自解得明白又何疑乎可見集註以先後之序為說正自顛撲不破然免齋所云亦足備一說故錄其書而論之如此

於外者不遺能深用功於本而以餘功及其未則內外交養而體用益貫矣通考程氏復心曰先後之序輕重之倫以其用力言本末兼該內外交養自其本體者言道德仁藝凡四者則道德仁為本而主於內藝為末而主乎外以用力言志據依游凡四節則志據依當先而最重游最後而可輕用力之時不失倫序既能處重者而務於先又不以輕者而遺於後則本末可以兼該內外得以交養而日用之間所謂志據依者無少間隙從容之際所謂游者又有涵泳從容真不知優入於聖賢之域矣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挺他鼎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禮曲

禮下凡摯與贄同天子饗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贄匹鄭氏音木匹即鶩也童子委摯而退摯之言至也童子委摯而退不與成人為禮也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纓馬繁纓也拾射韞也婦人

份按淺說謂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理此意輕看愚謂此二句正所以頓跌醒苟以禮來無不教之意謂為當量看者不知行文向背往來之妙者也○註中人之有生同具此理二句是所以當誨之故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理二句是所以必行束脩乃誨之故若但從上二句看出所以當誨之故而從下二句看出所以必行束脩乃誨之故則說來便只是誨人不倦

之摯相榛束脩其至薄者胡氏曰在禮無以束脩為不出境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穀梁傳曰束脩之問不行境中則是亦有以此為禮不但婦人用脯脩為贄也然比羔鴈為薄故云至薄○邢氏曰此禮之薄者厚則有玉帛之類故云以上以包之○齊氏曰漢諸王致禮於其傅猶曰束脩蓋古禮也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記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問束脩始相見之禮也人苟以禮來聖人未嘗不誨之蓋辭氣容色之間何莫非誨也固不保其往耳朱子曰誨之一字恐未說到辭氣容色之間亦未有不保其往之意恐不應於此遠及之也當詳玩之○胡氏曰人之有生同具此理雖以氣稟物欲之累而趨於惡然皆可反而之善聖人仁天下之心曷嘗不欲



翼註曰憤是不知此理而不安于不知故發憤求知非是將知此理而知猶未徹故在口中吞吞吐吐不得說破憤者意全未開故啓以開其意非者意稍開但詞未達故發以達其詞又曰三隅不是道之全體蓋使悟其全體則又何復告之有及三隅者只借言其類推之多耳○因勉錄曰存疑云憤非只是一般人心未通則口亦未達心通則不悱矣看來朱子雖合憤非

啓其爲善之塗哉惟自暴自棄在聖人亦無如之何故有不往教之禮執贄而來禮雖至薄意則可取故未嘗不教之也○慶源輔氏曰聖人之教雖不輕棄人亦不苟授人仁義並行而不相悖也但聖人之心其愛人也終無窮已而其責人也終不至於太甚爾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房粉反悱芳匪反復扶又反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

慶源輔氏曰心求通而未得通則其意憤然而不能自已憤有鬱懣之意口欲言而未能言則其貌悱然而不能自伸悱者屈抑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雙峯饒氏曰啓如啓戶畧開之也發如弩之張而爲之發其機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

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

華陽范氏曰憤則其慮也深悱則其進也

爲一節其實自有淺深不是一樣存疑不是又曰悱較深於憤反又較深於悱而憤非反三者又各自有淺深如顏子之好學亦是憤孔文子之好學亦是憤非反皆當如是推之朱子以時雨化解啓發與孟子之時雨化亦稍異如憤非而啓發之是時雨之化三隅反而復之亦是時雨化憤如顏子而啓之是時雨化憤不必如顏子而啓之亦是時雨化凡乘其候教之者皆是也若孟子則專指其上一層而言之耳又曰憤非在未教之前反是在已教之後又曰要看不啓不發所以使之憤非一段精神了凡謂是婆心不是鐵面妙○孫淮海曰教人之法最忌說盡依我作

勇因而啓發之則其人必自得矣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之化者顏子是也有成德者有達材者有答問者憤非之類是也有私淑艾者舉一隅之類是也○朱子曰悱非全不曉也曉得三五分只是說不出學者至憤悱時其心已畧畧通曉但心已喻而未甚信口欲言而未能達故聖人於此啓發之舉一隅其三隅須是學者自去理會舉一隅而不能以三隅反是不能自用力者夫子所以不再舉也○南軒張氏曰此聖人教人之方也學貴於思思而後有得憤悱者思慮積久鬱而未暢誠意懇切形於外也憤則見於辭氣悱則見於顏色於是而啓其端發其蔽則庶幾其聽之之專而感之之深也然告之亦舉一隅耳必待其以三隅反而後復之此古之教者所以爲從容而使人繼其志之道也若不以三隅反則是未能因吾言而推類苟遽以復之則於彼亦無力矣

上章已言聖人誨人



解障彼悟門。○份按依朱子作兩節看。則啓發復三字似一樣。若如程子串說。則啓發輕講。只是舉一隅耳。二說雖皆可從。終是朱子較長。

份按程子作一串說。謂啓與發只是舉一隅。尚須待其自得。否則不復告。則是謂憤而啓。憤而發。尚有不能自得者。也。下文却又云待其憤。憤而後發。則沛然矣。夫沛然乃時雨之化。生意莫之能禦。豈有如是而尚有不能自得者乎。則沛然之說。與上待其自得之說。似自相抵牾。故不如朱子兩截分說之為妥也。

不倦之意。因并去聲。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

之地也。新安陳氏曰。聖人固不倦於教。亦不輕於教。學者無受教之地。教之必不入也。○蒙引或

曰。若能以三隅反。又何待於復。曰。所復者。又別一件道理。非以三隅復之也。○存疑。夫子嘗曰。叩兩端而

竭焉。此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亦是勉人用力。以為受教之地耳。○程子曰。憤悱

誠意之見。賢遍反。於色辭者也。顏色辭氣。待其誠至而後告

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以三隅反。乃復告爾。朱子曰。憤悱便是誠

意。到不憤悱。便是誠不到。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

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問程子曰。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如何有沛

然底意思。朱子曰。此正所謂時雨之化。譬如種植之物。人力隨分已加。但正當那時節。欲發生未發生之

際。却欠了些子雨。忽然得這些子雨來。生意豈可禦也。○慶源輔氏曰。不待憤悱而發。是強聒之耳。必待憤悱而發。則猶水之流壅。過於此。有以決之。則沛然而往。莫能禦矣。○新安陳氏曰。不憤悱則不啓發。不

以三隅反。則不復。朱子作兩節對說。程子只作一串說。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朱子曰。未嘗飽。有食不下咽之意。厚齋馮氏曰。檀弓記此。蓋古禮

然也。是書所記禮儀。多合禮經。當世不行。而夫子舉行之。故門人以爲記耳。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朱子曰。聖人不

成。哭了便驟去。歌如四時也。須漸漸過去。聖人之心。如春夏秋冬。不遽寒燠。故哭之日。自是不能遽忘。○

論語大全 卷之七 述而

大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要把一箇誠字包却。須要識得聖人自然重厚。不輕浮底意思。○南軒張氏曰。臨喪則哀。食何由飽。哭者哀之至。歌者樂之著。一日之間。二者不容相襲。若此也。學者法聖人而勉之。亦足以養忠厚之心也。○蒙引註哭謂平哭。謂哭他人之喪也。若自家喪。豈但是日不歌哉。○謝氏

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慶源輔氏曰。在聖人分上。二莫非道也。識之者可以學道。○新安陳氏曰。是日歌或遇當哭。哀不能已也。是日哭。縱或遇歌。樂可以已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舍上聲。夫音扶。

翼註曰。二則字要體認。全見圓活不滯處。行藏以身言而道在其中。○困勉錄曰。用之則行。與忘義徇祿者有異。與

聖人之任者亦有異。舍之則藏。與潔身徇名者有異。與聖人之清者亦有異。總見得無意必。脫然無所係累。又曰。若以命論。用舍雖用之則行者。未可謂能盡行之道。雖舍之則藏者。未可謂能盡舍之道。聖人所謂用舍。以義論。不以命論也。又有用之無可行者。則其行不行。無論也。舍之無可藏者。則其舍不舍。無論也。此四等者。皆未可與聖賢比擬也。若夫有可行矣。有可藏矣。而或不用而行。舍而不藏。非忘義徇祿之士。則聖之任者也。或用而不行。不舍而藏。非潔身徇名之子。則聖之清者也。皆不得為第一流人也。此外更有不知命與不安命者。愈不足道。唯子與回用之。

尹氏曰。用舍無與。預於己。○朱子曰。用舍由在。行藏安於所遇。○新安陳氏曰。遇用我則安於行。○朱子曰。命只是尹氏添此一腳。本文非有此意。○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程子曰。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者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八字極累於己爾。○朱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八字極要人玩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惟孔子與顏淵先有此事業。在己分內。若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行舍之。則藏了他人。豈有是哉。故下文云。惟我與爾。有是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用舍無預於己。

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蓋只看義理如何。都不問那命了。雖使前面做得去。若義去不得也。只不做。所謂殺一不辜。行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為。若中人之情。則見前面做不得了。方休方委之於命。若使



則行舍之則藏。所謂聖之時者也。顏子雖未達一間而去之已不遠矣。或疑伊尹伯夷非不用而行不舍而藏者。曰雖不如此。然未免多一必行之心。多一必藏之心。便不為脫然無所係累。○份按困勉錄謂潔身徇名之士。有可行有可藏。而用而不行。不舍而藏。愚謂此等人。要只是無可行無可藏之具者。故用而不行。不舍而藏耳。以漆雕開之已見大意。不安小成。而朱子尚謂其未必能行。况此等乎。○朱子謂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孔子與顏淵先有此事業。在己分內。若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行。舍之則藏了。是重在有可行可藏之具也。又一條謂聖人固有

前。面。做。得。他。定。不。肯。已。所。謂。不。得。已。而。安。之。命。者。也。此。固。賢。於。世。之。貪。冒。無。恥。者。然。實。未。能。無。求。之。心。也。也。聖。人。更。不。問。命。只。看。義。如。何。貧。富。貴。賤。惟。義。所。在。謂。安。於。所。遇。也。如。顏。子。之。安。於。陋。巷。他。那。曾。計。較。命。如。何。○。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竊。意。漆。雕。曾。問。亦。能。之。曰。舍。之。則。藏。易。用。之。則。行。難。若。開。用。之。未。必。能。行。也。聖。人。規。模。大。藏。時。不。止。藏。他。一。身。煞。藏。了。事。譬。如。大。船。有。許。多。器。具。寶。貝。撐。去。則。許。多。物。便。都。藏。了。眾。人。便。沒。許。大。力。量。然。聖。人。行。藏。自。是。脫。然。無。所。係。累。救。世。之。心。雖。切。然。得。做。便。做。不。得。便。休。他。人。使。有。此。若。未。用。時。則。切。切。於。求。行。舍。之。則。未。必。便。藏。耿。直。之。向。有。書。云。三。代。禮。樂。制。度。盡。在。聖。人。所。以。用。之。則。有。可。行。某。謂。此。固。其。可。行。之。具。但。本。領。更。全。在。無。所。係。累。處。有。許。大。本。領。則。制。度。點。化。出。來。都。成。好。物。故。在。聖。人。則。為。事。業。眾。人。沒。那。本。領。雖。盡。得。他。禮。樂。制。度。亦。只。如。小。屋。收。藏。器。具。窒。塞。都。滿。運。轉。都。不。得。○。此。章。專。在。兩。箇。則。字。上。如。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之。類。孔。顏。於。用。舍。行。藏。之。間。如。霧。則。行。潦。則。止。○。常

可行之具。但本領全在無所。係累處。有許大本領。則制度。點化出來。都成好物。故在聖。人則為事業。是又重在仕止。久速各當其可。安于所遇。上。也。愚謂此節。當以安于所遇。無所係累。作主。而輔之以。所謂有可行有可藏之說。方為。斟酌盡善。淺說謂止當就兩。則字見得。進退脫洒。不必說。用之則有可行舍之。則有可。藏。亦未細體認。朱子意矣。○。按朱子謂他人用之。無可行。舍之。無可藏。聖人先有此事。業在己分內。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舍之。則藏了。故曰。惟我。與爾有是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又孟子養氣章語類曰。公孫丑言如齊卿相。得行道。焉。以為孟子動心於此。不知

人。用。之。則。行。乃。所。願。舍。之。則。藏。非。所。欲。舍。之。則。藏。是。自。家。命。恁。地。不。得。已。不。奈。何。聖。人。無。不。得。已。不。奈。何。底。意。何。消。更。言。命。到。得。無。可。奈。何。處。始。言。命。聖。人。說。命。只。為。中。人。以。下。說。如。道。之。將。行。將。廢。命。也。此。為。子。服。景。伯。說。得。之。不。得。曰。有。命。是。為。彌。子。瑕。說。下。一。等。人。不。知。有。命。又。一。等。人。知。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於。命。到。聖。人。便。不。消。言。命。矣。○。厚。齋。馮。氏。曰。道。本。期。於。用。非。獨。善。其。身。而。已。也。然。時。不。我。用。則。有。退。藏。而。已。用。之。而。欲。藏。不。仁。也。舍。之。而。欲。行。不。知。也。是。時。欲。扶。世。立。功。名。者。知。行。而。不。知。藏。欲。潔。身。遺。世。者。知。藏。而。不。知。行。此。夫。子。所。以。旁。觀。一。世。惟。子。淵。與。已。同。也。說。者。乃。謂。淵。不。願。仕。是。以。其。迹。而。不。知。其。心。也。為。邦。之。問。槩。可。見。矣。○。勉。齋。黃。氏。曰。用。之。舍。之。存。乎。人。則。行。則。藏。應。乎。已。則。無。意。無。我。可。見。矣。用。之。行。矣。至。舍。之。則。藏。舍。之。藏。矣。至。用。之。則。行。則。無。必。無。固。可。見。矣。○。雲。峯。胡。氏。曰。用。行。舍。藏。玩。集。註。及。語。錄。一。當。就。有。字。上。看。常。人。未。必。有。此。也。二。當。就。則。字。上。看。用。舍。在。人。而。聖。人。無。所。必。也。三。當。合。兩。句。互。看。徇。物

論語大注 卷之七 述而



孟子所養在集義見於外者皆由這裏做出來又曰孔子與顏淵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這有是夫言我有這道理在不是言有用舍行藏也此條亦是以有是夫有字為首可行可藏之具也蒙引則謂有是夫猶云能然也不是有其具愚謂蒙引似與文義相合然朱子之說却極精當更詳之○按翼註謂我與爾我和你也不作許與之與下節與字乃相與共事之與較此不同愚玩其文義頗似相合然朱子集趙恭父問惟我與爾之與是訓同則誰與我不與之與是訓許朱子答曰與字恐難作兩般說不知朱子何以如此說當更詳之○蒙引謂有是

者忘義徇祿用之雖行而舍之未必藏絕物者潔身亂倫舍之雖藏而用之未必行通考張氏師曾曰子謂顏淵凡二見如云用舍行藏唯我與爾乃面命而稱其善如云惜乎吾見其進未見其止非面命而痛其沒也蓋文雖異而句則同前章子謂顏淵曰通為一句如子謂子夏曰亦通為一句是也後章顏淵句絕而曰字自為一句如子謂仲弓亦句絕而曰字亦自為一句是也○仁山金氏曰謂之行必有所施行之事謂之藏必有所留藏之具孔顏有此不待言者但孔子聖之時可仕止久速無意必固我若伊尹則聖之任未免於必行伯夷聖之清未免於必藏爾附朱子文集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張云其用也豈有意於行之其舍也豈有意於藏之答曰聖人固無意必然亦謂無私意期必之心耳若其救時及物之意皇皇不舍豈可謂無意於行之哉至於舍之而藏則雖非其所欲謂舍之而猶無意於藏則亦過矣若果如此則是孔顏之心漠然無意於應物推而後行曳而後往如佛老之為也聖人與異端不同處正在

夫有字不是有其具願與文義相合至其講用行二句亦謂行藏只是身之行藏非道之行藏夫用舍者用舍其身也行藏者道之行藏也蒙引所云謬矣份按或問云此章猶以物我對待而言若孔子之仕止久速則其可否之機渾然在我而無與於物矣愚謂語類明說兩則字即可以仕則仕可以久則久之意或問所云不免過為分別宜此書朱子自以為支離也

於此不可不察也程子於此但言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者也詳味其言中正微密不為矯激過高之說而語意卓然自不可及其所由來者遠矣程子又云樂行憂違憂與樂皆道也非已之私也與此相似亦可玩味○語錄讀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章曰專在則字上如可以仕則仕可以久則久之類是也○問觀此處則夫子與顏子一般了曰到此地位大節也同了與孟子說伯夷伊尹與夫子是則同處看伯夷伊尹與夫子豈是一樣人但是此大節處同若此處不同則不足為聖人矣○讀書錄用之則行最難所以孔子言行義以達其道未見其人也○蒙引有是夫猶云能然也不是有其具○命不足道也命為中人設若中人未至無我地位或進而主於行到行不得然後安於命或退而主於藏到勢不容已然後以命而起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朱子曰子路此問雖無私意然猶有固必之心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

好謀而成者也馮皮冰反好去聲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新安陳氏曰徒徒手而無所持也懼謂敬其事

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上三句而教之下二句然

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問子行三軍則誰與朱子曰三

軍要勇行三軍者要謀既好謀然須要成事蓋人固有好謀而事不成者却亦不濟事又問謀在先成在

翼註曰此章前以出處之時與顏子而後以義理之勇進子路上下不必牽強聯合不可以文事武備並論夫子言此蓋欲抑子路勝心客氣漸養漸純即以造於時中之回可耳不然夫子常許由治賦而此顧不與行師何歟○困勉錄曰成是決斷意是成就之成不是成敗之成大全甚明但此處對子路說反不重在此若曰不徒貴其能成也貴其懼好謀而成者也

份按朱子駁南軒此條云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本為行三軍而發故就三軍上觀之尤見精密蓋聖人之言雖曰無所不通而即事即物毫釐之間又自有不可易處若如此解之云是乃程子所謂終日乾乾節節推去之病矣愚謂此本為行三軍而發然天下事亦莫不然若將行三

後成非勇亦不能決曰然○子行三軍則誰與宜作相與之與非許與之與好謀而成人固有好謀者然疑貳不決往往無成者多矣孔子行三軍其所與共事者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好謀而成既謀了須是果決去做教成若徒謀而不成何益於事所謂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者也臨事而懼是臨那事時又須審一審蓋閑時已自思量都是了都曉得了到臨事時又更審一審這懼字正如安而后能慮底慮字相似此本為行三軍而發故就行師觀之尤見精密○南軒張氏曰臨事而懼戒懼於事始則所以為備者周矣好謀者或失於寡斷好謀而成則思慮審而其發也必中矣敬戒周密如此古之人所以能成天下之事而不失也豈獨可行三軍而已哉○勉齋黃氏曰臨事而敬懼則有持重謹畏之心好謀而圖成則有周悉萬全之計敬其事則無忽心無惰氣臨事必能戒懼非怯懦而恐懼也成其謀則不妄動不亟取於事必有一定之謀既成而不愆於素自無僥倖速成之弊也無非抑其血氣之勇而教之以義理



軍正意先鈞勒清楚然後推說去便自不妨朱子謂臨事而懼即戒謹恐懼之心聖人行三軍這便是不易之法非特行軍如此事事皆然語意何等圓活四面俱到矣份按翼註云若謂時行時藏之人即能俱好謀之人甚失淺深愚謂翼註看得俱字太輕了試細心體認朱子此二條之說便可知其非矣

之勇焉通旨朱氏公遷曰言臨兵制勝之道愚謂行師之要主敬而已夫子之所慎敬也夫子之言臨事而懼亦敬也敬則心有主宰而能謀故好謀而成必先之以懼也語錄到說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八字雖與用舍行藏地位遠了然就此地頭看也自好某嘗謂聖人之言好如荷葉上水珠顆顆圓這臨事而懼便是戒謹恐懼底心孟子說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立賢無方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許多事皆是聖人事然有小大不同如惡旨酒乃是事之小者思兼三王乃是事之大者然亦都是一箇戒謹恐懼底心人心多縱弛便都放去若是聖人行三軍這便是不易之法非特行軍如此事事皆然莊子庖丁解牛神妙然每到族心必休然為之一動然後解去心動便是懼處豈是似醉人恣意胡亂做去韓文鬪雞聯句云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乃謂都困了一以水噴之則便醒一噴一醒所謂懼也此是孟郊語也說得好○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固是大相遠但這裏面

道理已自完具無欠無剩○蒙引臨事懼好謀成此以素行言非謂行三軍時也然必如此者乃可與行三軍亦自然之理○存疑臨事而懼是就心說好謀而成是就事說必能懼而後能謀○謝氏

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雙

饒氏曰用之不行是好遯底人舍之不藏是好進底人自有兩樣謝氏謂不用求行舍之不藏只說得一邊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音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

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胡氏曰子路勇不自遏故有是問夫子之言蓋因

其失而救之夫音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



呂晚村曰。南華有所執愈下  
得車益多之說。亦是玩世不  
恭之意。然彼以富之可求為  
嬉笑。此章以富之不可求為  
喚醒。即此便見老莊之刻薄  
聖賢之婆心也。

況於行三軍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

從吾所好。好去聲

執鞭賤者之事。

新安陳氏曰。太史公云。假令晏子尚在。願為之。執鞭其言本此。設言

富若可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

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

哉。陳氏曰。此章為中人以下。假設言之。耶。命所以安中人。義所以責君子。○蘇氏曰。聖

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不可哉。為此語者

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去聲富貴而

份按。既是設言。則兩吾字。即  
作聖人自言。何碍存疑。謂吾  
字指中人說。殊與本文語氣  
不合。

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朱子曰。上句是假設之辭。下句方是正意。

下句說從吾所好。便見上句執鞭之士。非所好矣。更

味而字。雖字亦字。可見文勢重在下句也。須要仔細

看富而可求也。一句上面。自是虛意。言而可求。便是

富本不可求矣。此章最見得聖人言語渾成。底氣象

須要識得。○南軒張氏曰。天子謂富不可求者。正於

義不可故耳。言使其於義而可。則雖執鞭之事。亦有

時而可為矣。其如義不可求。何則。始從吾所好而已

吾所謂好者。義是也。然則所安以義而命。蓋有不言

者矣。○慶源輔氏曰。蘇氏發得此章語脈。分明。楊氏

又說得聖賢所以不求富貴之理。確實。二說相須。其

義始備。附。或問小注。蘇氏曰。凡物之可求者。求則得

之。不求則不得也。仁義是也。故曰。仁遠乎哉。我欲仁

斯仁至矣。若富貴。則有求而不得者。有不求而得者。

論語卷之七述而

七



言言大全 卷之七  
得之心。特迫於聖人而止。迫於聖人而止。則亦有時。而作矣。故告之以不可求者。以爲高。其開闕固其局。鏘不如開門發篋而示之以無有也。○蒙引此章言富不可求。是以命言非以義言也。言命者爲衆人設耳。聖人於富貴貧賤一安於義而已。命不足道。

○子之所慎。齊戰疾。齊側皆反。

齊之爲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

交於神明也。禮祭統及時將祭。君子乃齊。側皆反。齊之爲言齊。如字。下同也。齊不齊。以致齊

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享與不享。皆決於此。戰則衆

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

者。皆不可以不謹也。楊氏曰。夫子齊必變食。行三軍必臨事而懼。康子饋藥未達不

呂晚村曰。味不圖兩字。要知夫子胸中。向來有箇盡善盡美的韶樂在。至此親聞其聲。又有非意之所及者。故不覺嗟咨嘆息。有口不能言之象。俗手不能夠寫此意。說來便似村裏人乍看梨園。拍手笑倒耳。又曰。季札聞韶曰。觀止矣。夫子聞韶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兩者贊嘆既同。而境界自別。蓋季札是驟見崖岸。驚喜之語。夫子是學習既知深歎之詞。固不可同日語。

敢嘗觀此則其慎可見。○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不待操而常存。豈有不謹之時。不操之事哉。特於此三者尤致謹。故弟子記以垂教。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新安陳氏曰。學之三月。學之久而因以忘味之久。不則三月字連下。文無意味矣。

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

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

之備。記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慶源輔氏曰。文聲音也。情實也。而不



也○困勉錄曰不必學而知者其情也必學而後知者其情也○未習其文未嘗不知其情也習其文而益見其情也

份按聖人始亦固滯不化始字乃是始字輯釋本偶誤而大全遂襲之不啟

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朱子曰子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學之一節不知如何今正好看其忘肉味處這裏便見得聖人之樂如是之美聖人之心如是之誠又曰聖人聞韶須是去學不解得只恁休了學之亦須數月方熟三月大約只是言其久不是真箇九十日至九十一日便知肉味想見韶樂之美是能感動人是能使人視端而行直某嘗謂今世人有目不見先王之禮有耳不得聞先王之樂此大不幸也○問孔子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聖人始亦固滯不化當食之時又不免心不在焉之病若何曰主一無適是學者之功聖人行事不可以此求之也更是舜之樂盡善盡美而孔子聞之深有所契於心者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是以學之三月而不

自知其忘味也○問心不在焉則食而不知其味是心不得其正也然夫子聞韶三月何故不知肉味曰也有時如此所思之事大而飲食不足以奪其心也且如發憤忘食吾嘗終日不食皆非常事以其所憤所思之大自不能忘也○問程子改三月為音字如何曰彼以一日聞樂而三月忘味聖人不當固滯如此故爾然以史記考之則習之三月而忘肉味也既有音字又自有三月字則非文之誤矣蘇氏說亦得之蘇氏曰孔子之於樂習其音知其數得其志知其人其於文王也見其穆然而深思見其高望而遠志見其黯然而黑頤然而長其於舜也可知是以三月而不知肉味○慶源輔氏曰夫子之學韶樂非但有以極其聲容節奏而已併當與大舜無不情載之德當時雍熙平成之治所謂盡善盡美之實而得之不翅如身有其事親歷其時也則其誠意之深而見於歎息者如此誠非聖人不足以及是固非常情之所能測也○厚齋馮氏曰舜之後封於陳為之後者得用先代之樂自陳敬仲奔齊而韶樂有傳當是時魯



因勉錄曰。在齊聞韶。或是在魯。果曾聞而在齊。始聞不必謂魯樂不如齊。大舍馮氏說恐未是。

言詩大五卷之七  
具四代之樂。然恐不無差舛。韶之來最遠。而獨得其傳於今。夫子故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殆謂是歟。季札在魯。觀韶雖極稱贊。未必如在齊之善。夫子是以學之而忘味之久。○新安陳氏曰。舜以上聖之德。當極治之時。作為韶樂。羣聖之樂。無以加於此者。故夫子聞其音而學之。忘味而深歎美如此。想如親見虞舜之聖。身在雍熙之時。契之以心。而非徒聞之以耳也。又按論語於韶凡三言之。意者聞韶而學之。最先謂盡美盡善。次之告顏子以韶舞。其最後歎通考。仁山金氏曰。三月自作一句點。○吳氏程曰。在齊絕句與子在陳同。聞韶三月以四字作一句。學之二字史記增此以釋其意。非本文也。○愚按張達善點本在齊句。聞韶句。三月一讀不知肉味句。附語錄子在齊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上蔡只要說得泊然處。便有些莊老。某謂正好看聖人忘肉味處。始見聖人之心如是之誠。韶樂如是之美。又舉史記載孔子至齊促從者行。曰韶樂作從者曰何以知之。曰吾見童子視端而行直。雖是說得異。亦容有此理。

份按吳因之曰。冉有子貢之疑。決非嫡孫當立之說。既拒親父何論嫡孫。但當時廟贖以殺母得罪於父。晉雖納之。衛人不以為君。而公子郢又不肯受。使輒不立。則衛之社稷不祀矣。社稷為重。或者又子為輕。類悟如子貢而未能決以此。夷齊之讓亦國家存亡所係。幸國人君其仲子。使仲子復不受而去。則孤竹之統絕矣。然乎一問正在於此。方議國之時。未暇念及國之存亡。事久之後。徐思前日之議。幾成亡國大變。能無怨悔。不知先人世守之土。雖重。然必先論父子兄弟後論社稷。彼仲子之立。不立孤竹之祀。不祀以視尊父命。重天倫。此猶其小者耳。當自固無逆計。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為去聲

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苦怪反。贖。

五怪。公薨而國人立蒯贖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贖而

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贖得罪於父。而輒嫡

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朱子曰。子以兵拒父。是

順。自不須疑而問。冉有疑夫子為衛君者。以嫡孫承

重之常法言之。則輒於義或當立也。故疑夫子助之

附。朱子文集答方伯謨書。衛輒事龜山。以為有靈公

之命。左傳史記皆無此說。冉有子貢之疑。只以嫡孫承重之常法言之。似有可以得國之理耳。○存疑以子拒父。自今觀之。多少不順。當不待智者而後知。以子貢之類。悟猶必待問於夫子。何也。意當時皆不然。蒯贖以輒為是。蓋惑於蒯贖得罪於父。輒嫡孫當立



後日又何悔恨。由此觀之。君臣父子之間。非通權之地。土地人民與父子兄弟。無較輕重之理。衛輒固不得援存國之義。以贖其通天之罪。明矣。故曰。夫子不為也。愚謂社稷為重之說。原與嫡孫承重是一串事。蓋惟社稷為重。是以嫡孫承重當立。不然現有父在。雖是嫡孫。何以當立。則從嫡孫承重起見。而社稷為重之說。已包在其內矣。至怨乎一問。恐只是疑其或出於一時之慷慨。徇義而未必無事後之悔。所謂悔者。悔其可以得國而竟失之也。非悔其讓國之時。幾至社稷之祀也。夫當二子之讓國。人既已立其仲子。仲子既已受而不辭。社稷既已無隕。何故又於事後

論語卷之七

之說也。故子路直以夫子正名為迂而不疑。不有聖人之論。是非之倒置久矣。然子貢此問。其亦未聞性與天道之前也與。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

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史記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

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即雷首山之陽。在河中府河東縣采薇而食之。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

悔之乎。因之所云似非正解。然持論却高。故存之以備一說。

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荀子子道篇。子路曰。吾以夫子為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耶。練小祥也。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為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耶。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為汝問之。問曰。練而牀禮耶。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夫子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

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南軒張氏曰。子貢微其辭。以測聖人之旨。可謂善為辭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

論語卷之七 述而



即乎人心之安雙峯饒氏曰兼此兩既而各得其志

焉則視棄其國猶敵蹤所爾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

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問二

遜使無中子二子不成委先君之國而棄之必有當

立者朱子曰伊川說叔齊當立看來叔齊雖以父命

終非正理恐只當立伯夷曰伯夷終不肯立奈何曰

國有賢大臣必請於天子而立之不問其情願矣看

來二子立得都不安以正理論之伯夷稍優○以天

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入子之分言

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一

步便是夷齊得之矣○崩贖與輒若有一人識道理

各相避就去了今崩贖欲入子以兵拒父是多少不

順議者以為當立公子鄆不知鄆不肯做蓋知其必

有紛爭也使夫子為政必上告天王下告方伯拔鄆

立之斯為得正輒之逃當在靈公薨而夫人欲立之

份按正名章語類此條今崩贖欲入之下原文本作衛輒不動則所以處其事者當如何今本所謂子以兵拒父是多少不順二句乃別是一條

語其原文云輒子也崩贖是父今也以兵拒父是以父為賊多少不順今刪取二句移置于此則與上崩贖欲入句不能緊相粘連矣輒之逃二句乃是方賓王問語今忽然移在此間亦覺突如其來此亦輯釋改壞而大全釐用之也

翼註曰賢人只就讓國說勿兼諫伐○困勉錄曰兩次問答存疑欲作概說者非只主遜國為是

之時○求仁得仁只是不傷其本心而已二子不交讓則心不安心本仁纔傷着本心則不仁矣○雙峯饒氏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而為不忍之心若伯夷以父命為尊是不忍違其父叔齊以天倫為重是不忍先其兄若輒之拒崩贖則是忍於抗其父矣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如何安得○雲峯胡氏曰人心誰無天理能合乎天理之正方可即乎人心之安乃謂之仁伯夷以父命為重是伯夷之心合乎天理而後伯夷之心方安叔齊以天倫為重是叔齊之心合乎天理而後叔齊之心方安集註下一安字便見夷齊不怨若怨則不安矣輒之拒父全無人心天理於心安乎

○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新安陳氏曰兼諫

悔之實附或問程子并引諫伐之事似非此章問答本意○語錄問程子并引諫伐事或問謂非此章本意今集註全載其說不刪此語何也曰諫伐而餓固非此章本意然亦是伯夷不怨底事故程子同引來



說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也問子貢問衛君事

當時徑問輒事不唯夫子或不答便做答時亦不能如此詳盡若只問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亦未見分曉所謂賢人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亦如何便見得出處一時皆當豈無怨悔處只再問怨乎便見得子貢善問纔說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便見得夷齊兄弟所處無非天理蒯輒父子所向無非人欲二者相去奚啻瓠珞珠美玉直截天淵矣○問子貢欲知為衛君何故問夷齊曰一箇是父子爭國一箇是兄弟讓國此是則彼非可知問何故又問怨乎曰此又審一審所以夫子言求仁得仁是就身上本原處說凡讓出於不得已便有怨夷齊之讓是合當恁地乃天理之當然又何怨大綱衛君底固為不是到此越見得衛君沒道理又問子欲正名是公子郢否曰此又是第二節事第一節須先正輒父子之名問輒尚在則如何正曰上有天子下有方伯他不當立如何不正○問子貢有怨乎之問何也曰夫子謂夷

份按語類云求仁得仁是就心上本原處說今心字詭為身字當改正  
份按語類謂凡讓出於不得已便有怨是謂出於心之勉強便有怨也又云如其不必讓而讓之則未必無怨悔之心是謂其事做得不合理則

有怨也此二說前說似覺更精蓋天下之人固有知其事合當恁地一時激發徇義勉強做去後來至於窮困却不免自悔者所謂凡讓出於不得已便有怨是也可見怨之與否乃是從心之勉強與自然生出而非但從事之當做不當做生出怨乎一問止夫子所謂察其所安耳其所以辨論及此者其意若曰使賢人之讓國或出於不得已而未免於怨悔則衛君爭國之罪尚猶可以未滅也

齊是賢人恐賢者亦有過之者於是問以決之看這事是義理合如此否如其不必讓而讓之則未必無怨悔之心矣夫子告以求仁而得仁者謂是合恁地若不恁地是去仁而失仁矣若衛君事則大不然矣子貢所以知其必不為也○問伯夷不敢安嫡長之分以違君父之命叔齊不敢從父兄之命以亂嫡庶之義這便是求仁伯夷安於逃叔齊安於讓而其心舉無桎杙之慮這便是得仁否曰然衛君便是不能求仁耳○問夫子以夷齊為賢則其不為衛君之意明矣而子貢復有怨乎之問至聞得仁之語然後知夫子之不為何耶曰夷齊之賢天下孰不知之子貢蓋不待夫子之言而知之矣然意二子雖賢而其所以為或出於激發過中之行而不能無感慨不平之心則衛君之爭猶未為甚得罪於天理也故問怨乎以審其趣而夫子告之如此則子貢之心曉然知夫二子之為是非其激發之私而無纖芥之憾矣持是心以燭乎衛君父子之間其得罪於天理而見絕於聖人尚何疑哉故其所以必再問而後知所決也○慶



呂晚村曰。有謂伯夷叔齊幸有中子可立。故能成其讓耳。不然豈可使孤竹不祀乎。其說似是而實非也。夫果以讓國為賢。伯夷雖天倫當立。而讓叔齊雖父命可立。而讓然

源輔氏曰。世俗知其一不知其二。見其一節之或得。而於其大義之乖。則不知察也。蒯瞶固得罪於父矣。而以輒言之。則子獨可以拒父乎。輒瞶孫固在所當立矣。然上不稟命於天王。下不受命於君父。又豈可以擅有其國乎。是故為國家者。不可無君父之倫。而世俗之說。未可遽以為信也。○齊氏曰。父子也。兄弟也。君臣也。人之倫也。三才之所以立也。二子之交讓也。所失者國。而所得者父子兄弟之紀。其非武王而餓以死也。所舍者生。而所取者君臣之義。是皆脫然而有見於富貴貧賤死生之外。而一毫私已不與焉。謂非仁乎。冉求有見於夷齊之仁。必有見夫輒之。不仁知夷齊於人紀為有功。必知輒為名教之所不容。附語錄。問夷齊讓國而去。一以父命為尊。一以天倫為重。要各得其本心之正。而盡乎天理之公矣。所謂孤竹君當時或無中子之可立。則二子將奈何。曰。縱中子不立。則其宗社之有賢子弟立之可也。○胡家說夷齊所為。全性命之理。若它人謂其全性命之理。猶可若謂夷齊要全性命之理。而後如此為之。此大害

則中子既非天倫。且無父命。獨不當讓乎。且中子之立。在夷齊去國之後。國人接而立之。非夷齊委國於中子而去也。則方夷齊去國時。固已不許孤竹之有後矣。總之後世人。只是看得國重。仁輕。故有此論。然自聖人看來。讓國事極小。失仁事極大。

義理。殺身成仁。亦只是義當殺身。即是成仁。若為成仁而殺身。便只是利心。○朱子文集答范伯崇書。烹嘗問先生。瞽瞍殺人事。先生曰。蒯瞶父子。只為無此心。所以為法律所縛。都轉動不得。舜之心。則法律縛他不住。終身所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何怨之有。然此亦只是論其心。爾豈容他如此去得。問先儒八議之說。如何。曰。此乃蔽罪時事。其初須著執之。不執則士師失其職矣。熹嘗以先生之意。參諸明道及文定之說。竊謂蒯瞶父子之事。其進退可否。只看輒之心。如何。爾若輒有拒父之心。則固無可論。若有避父之心。則衛之臣子。以君臣之義。當拒蒯瞶而輔之。若其必辭。則請命而更立君可矣。設或輒賢而國人。不聽其去。則為輒者。又當權輕重而處之。使君臣父子之間。道並行而不相悖。亦必有道。苟不能然。則逃之而已矣。義至於此。已極精微。但不可有毫髮私意。於其間耳。來喻以謂蒯瞶之來。諸大夫當身任其責。請命於天子。而以逆命討之。是矣。但又云。輒不與謀其事。避位而聽於天子。則恐不免有假手於大夫以



拒父而陰幸天子之與已之心焉掩耳盜鐘為罪愈大又云遽然與師以脅其父於人子之心安乎自衛國言之則與師以拒得罪於先君而不當立之世子義也自輒言之則雖已不與謀而聽大夫之所為請命於天子而詩之亦何心哉來喻本欲臣子之義兩得立意甚善但推而言之便有此病似是於輒之處心緊要處看得未甚灑落所以如此故愚竊謂輒之自始至終自見父子之親為大而不可一日立乎其位都不見其他方是直截○蒙引伯夷叔齊之讓若天王判之當屬伯夷本伯夷之國也故孟子一則曰伯夷二則曰伯夷不及叔齊權衡審矣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

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飯扶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

飯食之也疏食粗飯也聖人之心渾上然天理雖處

呂晚村曰此節須先領會箇樂字朱子云此樂與貧富自不相干故謂樂貧者直頭不其其次云樂道近似矣然程子云使顏子以道為樂則非顏子矣朱子解之謂道與我非二物但熟後便自樂也若

云道在天下理之在吾心即犯此病其次又以貧寡不累其心為樂者此却是倒說朱子云胸中自有樂故貧寡不累其心不是將那不累其心底做樂玩此數條則樂字可會又曰若謂聖人處貧而樂以富貴不如貧賤故無所慕乎外則聖門如原憲亦可

以共有此樂矣何必孔顏又曰程子謂不是樂道又云所以樂者仁而已或疑道與仁何辨朱子曰不是樂仁惟仁故能樂爾明此意可知樂道樂仁未嘗害理却是樂在道與仁外惟道與我一故樂心與仁一故樂到得自有其樂時已不知其為道為仁也故樂字註脚莫如孟子所性二節極分明到根心生色不言

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新安陳氏曰他人視為困極聖人樂無不在自不知其困

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

其中也朱子曰聖人表裏精粗無不昭徹其形骸雖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理如何不快活○樂亦在其

中此樂與貧富自不相干是別自有樂處如氣壯底人遇熱亦不怕遇寒亦不怕氣虛則為所動矣○樂字在先理會得樂後方見不義而富貴於我如浮雲

○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

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

者何事朱子曰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天地之間無一處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也豈

以貧富貴賤之異而有所輕重於其間哉夫子言此

蓋即當時所處以明其樂之未嘗不在乎此而無所



而喻處是何胸次。學者試嘗思此氣象來。又曰亦在其中。與不改其樂境界自殊。所樂則一曰不改則非樂。隨卷簾瓢也。曰亦在則非樂。蔬水曲肱也。亦在得解。則橫說豎說皆是。

份按語類云。問上蔡云。義而得富。得貴。猶如浮雲。况不義乎。曰。這是上蔡說得過當。此只說不義之富。貴視之如浮雲云云。輯釋刪開頭教語。便不醒豁。

份按不義而富且貴。猶言不以其道而得富貴耳。勿更從義字上生解也。杜靜菴云。樂在其中。正相忘於義處。恐不必恁地說。大全辨云。樂字照下不義看。全是不愧不作。暢然自得處。夫樂字固是不愧。

慕於彼耳。記此者。列此以繼衛君之事。其亦不無意乎。○富貴非指天位天職而言。但言勢位奉養之盛耳。此等物。若以義而得。則聖人隨其所遇。若固有之。無鄙厭之心焉。但以不義而得。則不易。吾飯蔬飲水之樂耳。○如浮雲。只說不義之富貴。視之如浮雲。不以其道而得。則如舜禹有天下。固說道不與亦只恁地安處。掉脫得如舜禹有天下。固說道不與亦只恁地安處。之。又如所以長守貴也。所以長守富也。義當得之。亦自當恁地保守。堯命舜云。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豈是不要保守。○孔顏之樂。不必分。不改是從這頭說。人來在其中。是從那頭說。出來。○南軒張氏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富貴本非可下。以浮雲視也。惟其非義。則浮雲耳。○陳氏曰。欲知樂之實味。須到萬理明徹。私欲淨盡後。胸中灑然。無纖毫窒礙。而無入不自得處。庶幾有以得之矣。又曰。樂在其中。與不改其樂。誠有間。但程子於此。却用不改字。主意全別。其添一能字。而又繫於蔬食飲水之下者。是雖疏食飲水。亦不能改。聖人之樂。便見本然渾

不作之義。然不愧不作四字。屬之集義之功。亦可屬之克己之仁。亦可屬之意誠之驗。亦可正不必因不愧不作生出義字。而謂樂字照下不義看也。

然之樂。元不曾動。比之顏子。不改繫之回也。之下。是回不為簞瓢陋巷。所改語意輕重自不同矣。○雙峯饒氏曰。樂是聖人之所固有。富貴貧賤是時之適然。人不處富貴。則處貧賤。聖人之樂。處富貴則在富貴中。處貧賤則在貧賤中。然樂在富貴中。見得不分曉。在貧賤中。方別出。故多於貧賤處說。○新安陳氏曰。孔顏所樂何事。及自有其樂。程子之引而不發者也。從事於博文約禮。庶得其所以樂。朱子發程子之未發者也。必於顏子樂處言。而不於孔子樂處言之者。知顏子之樂。而後可知。孔子之樂。故以孔所以誘顏顏所以學孔之工夫。於顏樂處言之也。在中之云。不求樂而樂在其中。見其樂之安焉。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微見其樂之勉焉。通考東陽許氏曰。孔顏之樂。相類而有不同。顏子不改其樂。是顏子之樂。不為外物所改。聖人樂在其中。無所往而非樂也。程子以不能改其樂。釋樂在其中。精神全在能字上。與不改其樂。自不同。當味通考朱氏公遷曰。孔子渾然天理。而無所不樂。顏子克己之私。而自有可樂。所謂



貧而樂者以此。○貧而樂理之足以勝夫私也。中天而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者仁之可以廣其愛也。富貴貧賤雖不同君子之樂無往而不在也。附存疑不敗似尚疑有改底意思在在中則不消說不敗矣。要之亦無大差別。陳氏安勉之說固不是。許氏相類而有不同之說亦未大明白。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公

各安世字器之大名府元城人

自言嘗讀

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

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

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

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

李毅侯曰易大過卦乃是大者過大謂陽也與此無干。○困勉錄曰此章當與聞詒章同參。

份按無大過是就人事言。法天時以爲人事則進退存亡之道一如吉凶消長之理而可以無大過矣。蔡氏真氏二條言此極其明白。

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

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

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

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

易而學也

朱子曰聖人一生學問未嘗自說無過至謙辭然道理真實無窮盡期說者當看此等爲聖人氣象○所謂大過如當潛不潛當見不見當飛不飛皆是過乾卦純陽固好大亨之中須利於貞正非正則過矣又如坤初六須知履霜有堅冰之漸要人恐懼脩省不知恐懼脩省則過矣無大過者爲此自謙之辭以教學者深以見易道之無窮又曰無大過是聖人不自足之意○聖人學易於天地萬物之理吉凶悔吝進退存亡皆見得盡自然無差失聖人說此



數句。非是謾然。且恁地說。聖人必是見得是如此。方知此說。○覺軒蔡氏曰。進退存亡之正。易之道也。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學易之道也。聖人雖曰生知。亦必有驗乎易。蓋聖人之道。即易之道也。聖人進退存亡不失其正。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也。豈有過差乎。夫子謂加我數年。則於學易也不敢。易謂可以無大過。則合於易也。無甚差。皆不敢當之謙辭也。謂無甚差。則為無差矣。○聖人學易。明乎天理之吉凶消長。所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而人與天合矣。尚何過之可言。要之聖人所以謙辭者。非是自以為為聖。而有意於謙。蓋亦真見易道之無窮。而有俛焉孳孳之意。又因以教人。使人知易道之不可以不學。而又不可以易學。○慶源輔氏曰。易道無窮。皆自然而然而非年高德邵心與理協。默識神會。未易學也。人之處世。履於憂患之塗。又不可以不學。易故抑揚其辭。以垂教。如此學者。察乎二者之間。則知易固不可不學。且以夫子之德。與年而尚欲假之以數年。則又見其不可以輕易而學耳。○西山真氏曰。聖人

作易。不過推明陰陽消長之理而已。陽長則陰消。陰長則陽消。一消一長。天之理也。人而學易。則知吉凶。消長之理。以陰陽對言。則陽為善。為吉。陰為惡。為凶。獨言陽。則陽自有吉。有凶。蓋陽得中則吉。不中則凶。陰亦然。以天理言。則為消息盈虛。以人事言。則為存亡進退。蓋消則虛。長則盈。如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暑極則寒。寒極則暑。此天道所不能已也。人能體此。則當進而進。當退而退。當存而存。當亡而亡。如此則人道得而與天合矣。故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孔子之身全體皆易也。○雲峯胡氏曰。朱子謂夫子言此以教人。使人知夫子老且學易。所謂無大過者。易占辭於吉凶悔吝之外。屢以無咎言之。大要只欲人無過。故曰無咎者。善補過也。悔則過能改。而至於吉者。則過不改。而至於凶。使人人皆知學易。則皆可以無大過。此夫子教人之深意也。○新安陳氏曰。加我數年。味我之一辭。則所謂無大過者。夫子自謂之辭耳。○語錄問五。以學易日也。只就卦爻上占考其



理合如何他書一字是一理易却說得闊也有底事  
說在裏未有底事也說在裏又曰易須錯綜看天下  
甚麼事無一不出於此如善惡是非得失以至於屈  
伸消長盛衰看是甚事都出於此伏羲以前不知如  
何占考至伏羲將陰陽兩箇畫卦以示人使人於此  
占考吉凶禍福一畫為陽二畫為陰一畫為奇二畫  
為耦遂為八卦又錯綜為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  
爻又王又為之象象以釋其義無非陰陽消長盛衰  
伸屈之理聖人之所以學者學此而已把乾卦一卦  
看如乾元亨利貞人要做事若占得乾卦乾是純陽  
元者大也亨者通也其為事必大通然而雖說大亨  
若所為之事不合正道則亦不得其亨故雖云大亨  
而又利於正卦內六爻都是如此如說潛龍勿用是  
自家未當出作之時須是韜晦方始無咎若於此而  
不能潛晦必須有咎又如上九云亢龍有悔若占得  
此爻必須以亢滿為戒如這般處最是易之大義易  
之為書大抵於盛滿時致戒蓋陽氣正長必有消退  
之漸自是理勢如此又云當極盛之時便須慮其亢

如當堯之時須交付與舜若不尋得箇舜便交付與  
他則堯之後天下事未可知又云康節所以見得透  
看他說多以盛滿為戒如云飲酒愛微醺不成使醅  
醞○他經先因其事方有其文如書言堯舜禹成湯  
伊尹武王周公之事因有許多事業方說到那裏若  
無那事亦不說到那裏易則是箇空底物事未有是  
事預先說是理故包括得盡許多道理看人做甚事  
皆撞著也又曰易中多言正如利貞貞吉利永貞之  
類皆是要人守正又云易如占得一爻須是反觀諸  
身果盡得那道理否如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  
須看自家能直能方能大方能不習無不利凡皆類  
此○蒙引聖人生知其心自與易理相契安而行之  
其身自與易理相符若無待於假年以學易而僅得  
無大過而猶言此者蓋深見夫易道之果無窮且使  
入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不可不學  
者聖人猶藉之以圖無過人其可不學乎不可易而  
學者聖人又有待於假數年以學易  
然僅得無大過人其可以易而學哉



困勉錄曰說統云雅字訓常字是經常之言對異端曲學看全重切於日用意按此不但對異端曲學還是對性與天道邊多目執禮蒙引存疑看得好蓋禮字濶曰所執之禮則專主日用者言此與雙峰說合註非徒誦說而已似不必拘蓋詩書亦不是徒誦說者恐難說

說約曰按語類纂孫問執禮執字忠當時以此目其禮朱子不然之大全反謂自有此名者基本通義誤載不可據也大約大全引朱子語多是割裂併砌為文然皆本通義

後人沿訛襲舛亦頗多惜不能盡是正之耳○份按說約此條最當然謂大本之通義非也蓋倪道川所著四書輯釋或刻之通義中麟士遂誤認輯釋為通義耳○朱子謂不是當時自有此名輯釋却將不是改為亦是今附錄原文於此

言詩大旨卷之七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新安陳氏曰治之使情性得其正書以

道政事述帝王之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

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

也朱子曰詩書尚是口說得底惟禮要當執守執禮亦是當時自有此名○雙峯饒氏曰禮有五禮夫

子所常言者只是言入日用所常執守之禮不可闕者爾若宗廟郊社朝覲會同非常所用者則講之有

時亦不常及之也○雲峯胡氏曰誦說屬知執守屬行附語錄賀孫問執禮執字恐當時自以執字目其

禮非夫子方為是言曰詩書只是口說得底惟禮要當執守故孔子常說教人執禮故云詩書執禮皆雅

言也不是當時自有此名○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

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在默而識之也音識

式謂不言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朱子曰

而自得之者只是習詩書禮樂言執禮則樂在其中如易則掌

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只這

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節文度數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慶源

輔氏曰詩所以吟詠性情故誦之者可以理性情理猶治也書所以紀載政事故誦之者可以道政事道

猶述也禮所以著天理之節文故執之者可以謹節文謹謂毫釐有所必計也情性在內者政事節文在

外者政事節文雖在外而又有廣狹之殊然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夫子常言之又曰詩書雖假誦讀然後

能知其義而達諸用禮則全在入執守而行之故禮獨言執也然詩書雖始假於誦讀然後亦必須見於所行禮固在於執守而行之然始亦不可不誦讀之也○厚齋馮氏曰易道精微春秋紀變樂在有司非

論語大旨卷之七 述而



所常言也詩可以興觀羣怨以事君父書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常道禮又朝夕之所從事者皆切於日用常行之實故常言之○勿軒熊氏曰詩即樂也孔子言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語伯魚學詩學禮可見平日常言不過如此前章學易則其晚年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舒涉反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新安陳氏曰楚子僭

皆僭王其臣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

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去聲名言者與音余

安陳氏曰一則葉公不足以知聖人一則子路自難以言語形容聖人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

析疑曰自志學至從心節節有箇發憤在○李毅侯曰夫

子十五時已上達七十時猶下學○呂晚村曰此與下章同是一意雖生知亦須學也但此節講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作者便不敢極力形容恐令聖人減色其實聖人精神全在此兩句中此兩句發不透聖人全體不出耳

份按蒙引云全體至極純亦不已兩句不可分貼須到不知老之將至後方見小註所解或未益夫子一憤一樂循環於終身可見其無一善之或遺是謂全體無一善之不造其極是謂至極又無一時之或息是謂純亦不已本

之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

俛焉日有孳孳音茲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

去聲學之篤耳禮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

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

而後已○朱子曰聖人未必有未得之事且如此說

若聖人有這般事他便發憤做將去○忘食忘憂是

逐事上說一憤一樂循環代至非謂終身只此一憤

一樂也逐事上說故可遂言不知老之將至而為聖人之謙辭若作終身說則憤短樂長不可并連下句而亦不見聖人自貶之意矣附語錄發憤便至忘食樂便至於忘憂便與聞韶不知肉味之意相似○為學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甚麼樣精神甚麼樣骨力然深味之



文三句要一氣讀下淺說因之謂至極只粘全體說不可以憤樂之極為至極此至極在憤樂至極之外此二說晰理雖精然細玩語類云或問發憤二句曰聖人全體極至沒那半間不界底事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直恁地極至又叔器問發憤二句何以便見得全體至極非聖人不能曰聖人事事透徹事事做到那極至處則全體至極四字只是說發憤二句而純亦不也乃是說不知老之將至句也

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朱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泛說若是謙辭然聖人之為人自有不可及處直要做到底不做箇半間不界底人非是有所因真箇或有所感發憤而至於忘食所樂之至而忘憂蓋有不知其然而不自知其老之將至也又如好古敏以求之自是謙詞學不厭教不倦亦是謙詞當時如公西華子貢自能窺測聖人不可及處蓋聖人處已之謙若平易而其所以不可及者亦在其中矣○發憤忘食是發憤便能忘食樂以忘憂是樂便能忘憂更無些小係累無所不用其極但見義理之無窮不知身世之可憂歲月之有變也眾人縱如何發憤也有些無緊要心在雖如何樂終有些係累乎其中不怨天不尤人樂天安土安於所遇無一毫之私意聖人便是天聖人有此理天亦有此理故其妙處獨與之契合○聖人直是脫

如何譬之皆金也做蓋時是一樣做叙時是一樣須是隨其意思見得分明方好不然亦只鶻突而已此下乃接發憤忘食云云末則言不怨天不尤人云云蓋將二章分別出其意思以証明開頭數語之意今乃刪去開頭數語則結處忽然漫說到不怨不尤讀者殊不曉其故矣大全辨謂推入不怨不尤見憤樂來路此亦因未見語類原文故強為之說耳

灑私欲自惹不著這兩句雖無甚利害細看來見得聖人超出乎萬物之表○南軒張氏曰子路以葉公不知聖人且欲擬其形容而未知所對也夫子之意則以為即其近者告之斯可矣夫子所言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者亦好學之至者也然則聖人之所以異於人者果獨在於好學耶蓋生知而好學則是在其所為生知者固亦莫揜矣謂聖人所以異於人者在於好學亦豈不可乎○雙峯饒氏曰憤與樂相反聖人發憤便至忘食樂便至忘憂是兩邊各造其極如寒到寒之極暑到暑之極故曰全體至極兩者循環不已所以不知老之將至此是聖人之心純乎天理別無他嗜好所以自然學之不厭故曰純亦不已全體說憤樂至極說忘食忘憂純亦不已說不知老之將至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好去聲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

論語大全卷之七述而



知則下句固為學而知矣又曰謂求之不當竟作求知恐添礙語氣是也然所謂求之正云我之所以知者乃好古敏求而得之者耳知有生知有學知困知聖人辭生字而居好敏耳未嘗辭知而居求也為避求知而反添出不居知聖人工夫最重知如何不居

份按語類但力可及故亦學之下云若孟子於此等也有學得底也有不曾學得底然亦自有一副當但不似聖人學來尤密耳仲思問何以言之曰如班爵祿并田喪禮之類只是說得大槩然亦是去

古遠無可考處但他人綱正制度雖有不備處亦不妨愚謂此等語亦不宜刪去蓋孔子於無所不學孟子却有不曾學得底於此可見孔孟之學有疏密然孟子雖有不曾學底究不害其為命世亞聖之才更可與所謂義理完具禮樂等事便不學也自有一副當之說相發明也

份按若謂學知只是學知此義理則生知之聖其本領尚未全全靠學知方得為聖矣愚謂萬物皆備於我聖人既無氣稟之蔽則義理未有不知其全者則以學知為禮樂名物固無可議也仇滄柱謂

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曰聖人此等語皆是移向下以教人亦是聖人看得地步濶自視猶有未滿足處所以其言如此非全無事實而但為設辭也○好古敏以求之聖人是生知而學者然其所謂學豈若常人之學也聞一知十不足以盡之○聖人於義理合下便恁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敏求則多能之事耳其義理完具禮樂等事便不學也自有一副當但力可及故亦學之○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要無所不學理會時却是逐件上理會去○南軒張氏曰門人見夫子之聖謂生而知之不可及也故夫子以是告之使果能好古敏以求之則是聖人亦豈不可

希玩味辭氣其循循然善誘可謂至矣○勉齋黃氏曰聖人雖生知義理然其為道廣大無窮故未嘗有自足之心亦必博學審問參之古人不能自己此其所以為聖人也○慶源輔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諸家多以為勉人之辭故尹氏辨之以為生而可知者自然昭著之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又曰好古敏求非生知者不能既知其義理則自然敏於學以驗其實也故生而知之者義理也好古敏求者事實也理與事一貫知與行相資○雙峯饒氏曰生知是合下知得此理好古敏求是又於事物上參究此理○勿軒熊氏曰信而好古好古敏以求之信字敏字當零碎事如制度文為之類其本領不在是若張子憤一發而至於聖之說是聖人全靠學也○蒙引此古字與信而好古之古同即詩書禮樂之類不可說聖人好古敏求只是禮樂名物之類聖人是總說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聖人已不自認了又安得偏指敏求



禮樂名物亦何者非義理未  
有舍此而空空致此心之良  
知者其言切中良知家要害  
然愚謂禮樂名物固皆義理  
所寓但其大體則聖人固生  
而知之只零碎節目乃由學  
力耳○尹氏謂孔子所學只  
是禮樂名物輔氏因其說謂  
禮樂名物必待學以驗其實  
皆是謂義理已經生知不復  
待學存疑則謂聖人於義理  
雖云生知然條件亦須照勘  
所以謂尹輔之說為未盡愚  
謂尹輔二說本甚的當即朱  
子所見亦同然而存疑之說  
亦自精也

者為禮樂名物之類尹氏之說自非正意乃後學議  
論之詞然亦實理也○存疑聖人於義理雖云生知  
然條件亦須照勘過方得精詳但其照勘却是一勘  
便破不如入之費力亦不害其為生知也若夫禮樂  
名物古今事變目未及見耳未及聞者安得不去學  
若問禮問官學琴之類是也但其學與人不同耳○  
孔子以生知之聖每言好學諸家多以為勉人尹氏  
謂禮樂名物等亦須學輔氏又謂學是驗其實看來  
盡都未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音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

神造化之迹雙峯饒氏曰造化之迹指其屈伸往來

而見所可見者其之可見者言也天地造化之妙不可得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

去聲明者故亦不輕以語去聲人也新安陳氏曰神與怪

言表神而出之○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

力語治去聲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或問夫子於春

纂亂於易禮論鬼神今日不語何也朱子曰聖人平

日常言蓋不及是其不得已而及之則於三者必有

訓戒焉於神則論其理以曉當世之惑非若世人之

徒語而反以惑人也然其及之亦鮮矣○問子不語

怪力亂神集註言鬼神之事難明易惑而實不外人

事鬼神之理在人事中如何見得曰鬼神只是二氣

之屈伸往來就人事中言之如福善禍淫便可以見

鬼神道理論語中聖人不會說此問如動靜語默亦

是此理否曰固是聖人全不會說這語與人這處無

形無影亦自難說所謂敬鬼神而遠之只恁地說○  
南軒張氏曰聖人一語一默之間莫不有教存焉語  
怪則亂常語力則妨德語亂則損志語神則惑聽故



聖人之言未常及此。然就是四者之中，鬼神之情狀，聖人亦豈不言之乎？特明其理，使人求之於心而已。若其事未常言之也。○慶源輔氏曰：異非常也，勇力非德也，悖亂非治也。三者皆非正理，而聖人之心，廣大光明，隱惡揚善，自然不語及此。至於鬼神，雖非不正，然乃造化之迹，二氣之良能，其理幽深，非格物致知者而驟以語之，則反滋其惑，故亦不輕以語人。然能知所以為人，則知所以為鬼神矣。○齊氏曰：索隱行怪，吾弗為之，故不語怪好勇過我，無所取裁，故不語力。身為不善，君子不入，故不語亂。務民之義，敬而遠之，故不語神。○問孔子所不語，而春秋所紀皆悖亂非常之事。陳氏曰：春秋經世之大法，所以懼亂臣賊子，當以實書，論語講學之格言，所以正天典，民彝，故所不語。○蒙引：怪者，山精水妖，天地變異之類，力者，如烏獲之能舉千鈞，孟賁之生拔牛角，孟說之扛鼎，是已悖亂者。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之類也。鬼神者，日月星辰之所以升降，風雨霜露之所以慘舒，四時之所以代序，萬物之所以榮枯者是也。○語怪則啟

入惑。語力則啟人爭，語亂則啟人悖，理逆倫之事，語神則啟人以馳心於不可測知之境，是故聖人謹之。○不白言而曰語者，又有分別，蓋人雖言及已，亦不答也。故曰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而本註一則曰聖人所不語，二則曰不輕以語人，可見。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朱子曰：人若以天下萬物，凡有感乎前者，無不足以發吾義理之正。善者固可師，見不善者，便恐懼脩省，亦吾師也。○雙峯饒氏曰：此姑以一善一惡對言，以見善惡皆吾師。或兩人皆善，則皆當從；兩人皆惡，則皆當改。便是與

說統曰：此夫子示人能自得師之學，全重擇上舉三人以概之。舉行以概日用，舉善不善以概善惡變態之極。致知此則無往不可得師。○李穀侯曰：參苓蛇虺皆藥，龜中物，其不善者而改之，此語更妙。雖莽操懿溫莫非師也。○困勉錄曰：三人我師，又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又曰無友不如己者，不同處可味。



一人行亦有我師此則言外之意南軒張氏云一人之身有善有不善亦莫非吾師也 ○尹氏

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

善其有窮乎汪氏炎昶曰尹氏以見賢思齊章合此章說蓋取思齊自省可足此章之義也

善固當從然不思與之齊未必能從不善固當改然不內自省則已有不善未必能改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雷反

桓魋宋司馬向式亮反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

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

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程子曰天生德於予此聖人極斷制以理○問

聖人見其事勢不可害已還以理度其不可邪朱子曰若以勢論則害聖人甚易唯聖人自知其理有終

困勉錄曰此與匡人章乃是  
一樣議論與公伯寮章不同  
與用舍行藏章亦不同蓋此  
是聖人以天命在己自信安  
命之說不足以講此命不足  
道之說亦不足以講此

不能害者○史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之下

魋伐其樹孔子去之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

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遂之鄭疑遭伐樹遂微服去之

弟子欲其速行而以此語之也聖人雖知其不能害

己然避患未嘗不深避患雖深而處之未嘗不閒暇

所謂並行而不悖也○問桓魋其如予何此便是聖

人樂天知命處見定志確斷然以理自信絕無疑忌

顧慮之意曰是聖人自處處驗之已然而知其決不

能害已也又問聖人既知天生德於我決無可害之

理矣而避患又必周詳謹密者何耶曰患之當避自

是理合如此衆人亦然不必聖人爲然也○吳氏曰

夫子平日未嘗以聖自居及遭匡人桓魋之難則曰

天生德於予文不在茲乎辭氣毅然無復退託推讓

之意蓋至是亦不能捨其聖矣一以德言一以道言



曰程子之說固如此矣但其連下文而言則其意若曰天之生德於我者如此其死生禍福固有不偶然者矣使桓魋得以害已是亦天也而豈能之所能為哉夫其上句之說則善矣而其所論下句為不自必之意則予未能不疑也曰子之有疑於程子之言何也曰聖賢之臨患難有為不自必之辭者有為自必之辭者隨事而發固有所不同也為不自必之辭孔子之於公伯寮孟子之於臧倉是也其為自必之辭則孔子之於桓魋匡人是也以文考之則彼曰其如命何此曰其如予何固不同矣以事考之則察倉之為譖想利害不過廢興行止之間其說之行世固有是理矣聖賢豈得而自必哉至於桓魋匡人直欲加害於孔子則聖人固有以知其決無是理也故孔子皆以自必之辭處之固各有當不可以此而廢彼也○語錄纔做聖人自反無愧說便小了聖人須知道天生德於聖人桓魋如何害得故必其不能違天害已也○問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既如此說了却又微服而過宋者乃是天理人事之交盡否

命是捨  
曰然所謂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若知命者便立乎巖墻之下也何害却又不立而今所謂知命者只是捨命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襲註曰或云行字指躬行學者以言語觀聖人不知聖人以行教不以言教此說較註略差觀註行字只作往字無行猶云無往包得作止語然又曰與字正對隱字看是丘也言語入不倦此乃丘之為也若有隱非丘也○困勉錄曰吾無隱乎爾爾字蒙引作汝字解言無所隱於汝看來即作語助似捷

份按朱子明說夫子所以與二三子又不止此則此條所云為未備矣此條語類文集皆無之纂疏四書通亦不載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  
朱子曰要緊只在吾無行不與二三子處須仔細認聖人無不與二三子處在那裏凡日用飲食間皆要認得○所謂吾無隱乎爾者居鄉黨便恂恂在宗廟便便與上大夫言便問閭與下大夫言便侃侃自有許多實事○新安陳氏曰作止語默四字所包甚濶作與語之為教人易知



不知輯釋何所據也

困勉錄曰程註及存疑是教不躡等之意呂註是為飛魚躡之意看來似當兼說圍內註亦渾融又曰究竟看來只重教不躡等之意三子以夫子為隱者但聞夫子之文章而不聞言性與天道也夫子云無隱者則以文章中自有性天道也但欲我言性天道則固有其候焉而不可躡等也蓋教之不能不似隱者教者所無如何也而夢之實非隱也又曰須知程註所謂才氣高邁者未便是中人以上與中人章參看方知又曰予欲無言亦不是竟不言所言者文行忠信而已詩書執禮而已又曰四時行百物生

天之可見者如是而已於穆不已者天未嘗言之也然果能熟察於時行物生而於穆不已者昭然可觀矣若使諄諄焉曰以於穆生人而反晦矣

論語大全卷之七

之止與默之亦為教所當知也。語錄或問鄉黨所得亦足以見聖人之動靜曰與上大夫言閭閻如也之類這亦可見但夫子所以與二三子。○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躡易而進也。伊

川言聖人教人常俯就若是掠下一著教人是聖人有隱乎爾何也朱子曰道有大小精粗大者精者固道也小者粗者亦道也觀中庸言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言道之大處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言道之小處聖人教人就其小者近者教人便是俯就然所謂大者精者亦只在

此初無二致要在學者下學上達自見得耳在我則初無所隱也慶源輔氏曰庸下者失之不及易以懈怠而止高邁者失之過易以陵躡而進懈怠者病在苦其難陵躡者病在忽其易今夫子自以為無隱且曰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則庸下者不至病其難而發勉思企及之志高邁者不敢忽其易而致謹重密察之功在我者一施之在彼者各以其資之高下而有益焉是即聖道如天垂象昭然而有目者莫不見之驗也豈終於高遠而不可冀及耶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

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延平李氏曰孔昭然常存乎動靜俯仰視聽笑聲欬之間而未嘗隱也彼見之者自有淺深○朱子曰夫子嘗言中人以上不可以語上也而言性與天道則不可得而聞想是不曾得聞者疑其有隱而不知夫子之坐作語默無不是這箇道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聖人雖教人洒掃應對這道理也在裏面○范陽張

論語大全

卷之七

述而

七



份按體道與體物之體不同

氏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使天徒頽然在上何足以為天惟其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故凡春生夏長根莖枝葉一皆天理之所寓孔子於日用間視聽言動出入起居無非道之所在羣弟子由而不知習而不察所以疑聖人為隱故夫子指之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觀是丘之一言則知夫子平日機括盡於此而決之當時羣弟子自夫子一指之後皆知用意以觀聖人故鄉黨所載上而朝廷下而衣服飲食莫不屢書特書者正謂此爾○新安陳氏曰體道與鬼神體物而不可遺之體同道無形體可見聖人一身渾然此道動靜語默之間無非此道之所呈露無形體之道於聖人身上形見出來是所謂與道為體而無所隱於人也○汪氏曰鄉黨一篇是門人有得於此言故記得詳密如此存疑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我輩從學多年再不可幾及意疑夫子有所隱不以要法教人故我輩學者再無從入焉耳殊不知聖人之道精粗本末一以貫之而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則其進為之序也由卑近

則高遠可致舍卑近而務高遠則凌等凌節終無可至之理矣故聖人即日用常行者以立教而不以高遠示人正欲使學者由近以及遠積少以高大是其淺近之教正所以進於遠大之階不教以高深者正所以教之也故曰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觀鄉黨一篇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可見矣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行去聲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朱

份按語類云若平日講說到忠信且只是文蓋講說如何是孝弟固是文即講說忠信亦是文釋何故存彼刪此份按語類云此是表裏互說在這裏不是當學文修行時

日教不以文無由入說與事理便是文詩書六藝皆文也如講說如何是孝弟只是文行所謂孝弟方是行又恐行之未誠實故又教以忠信到得為忠為信時全在學者自去做方是實事○此是表裏互說教入之道自外約入向裏去故先文後行而忠信者又立行之方也○文行忠信如說事親是如此事兄是



不教之存忠信也。三句說得  
題理八面玲瓏，乃為編大全  
者，故壞可惜也。

份按語類所以文為先之下  
云：如入孝出弟，謹信，汎愛親  
仁，非謂以前不可讀書。以前  
亦教他讀書，理會許多道理，  
但必盡得這箇恰好讀書。又  
曰：到這裡却好讀書。愚謂此  
數語亦足與本章相發明，却  
為輯釋刪去。

份按語類聖人言此類者多  
要人逐處自識之。下云：問中  
庸末章，自衣錦說至無聲無  
臭，是從外做向內。首章自天  
命之性說至萬物育，是從內  
做向外。曰：不特此也。惟天下

聰明睿知，說到溥博淵泉，是  
從內說向外。惟天下至誠，經  
綸天下之大經，至肫肫其仁，  
聰明聖智，達天德，是從外說  
向內。聖人發明內外本末大  
小巨細，無不周備。學者當隨  
事用力也。愚謂此亦不可刪  
去。必如此看書，方能一以貫  
之。左右逢原也。

困勉錄曰：文行相須，而有先  
後。行忠信亦相須，而不可分  
先後。饒雙峰謂外面能行，然  
後方可責其裏面誠。似未是。  
又曰：存疑謂克己復禮，主敬  
行恕，皆行之事也。看來克復  
敬，恕亦是忠信之事，不可專  
屬行。○份按雙峰謂外面能  
行，然後方可責其裏面誠。夫  
行與忠信豈可分先後乎。觀  
註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

如此。雖是行之事也。只是說話在。須是自家體此而  
行之方是行。蘊之於心，無一毫不實處。方是忠信。可  
傳者，只是這文。若行忠信，乃是在人自用力。始得雖  
然若不理會得這箇道理，不知是行箇甚麼。忠信是  
箇甚麼。所以文為先。又曰：其初須是講學。講學既明  
而後脩於行。所行雖善，然更須反之於心。無一毫不  
實處。乃是忠信。○問子以四教，何以有二者之序。曰：  
文便是窮理，豈可不見之於行。然既行矣，又恐行之  
有未誠實，故又教之以忠信也。所以伊川言以忠信  
為本，蓋非忠信則所行不誠，故耳。因問行有餘力，則  
以學文，何也。曰：彼將教弟子而使之知大概也。此則  
教學者深切用工也。問然則彼正合小學之事歟。曰：  
然。文行忠信，是從外做向內，則以學文是從內做向  
外。聖人言此類者多，要人逐處自識得。○西山真氏  
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以力行為先，子以四教文  
行忠信。文者，講學之事。主乎知忠信者，脩身之事。主  
乎行。此又以知為先。此二章實相表裏，正當合而觀  
之。大抵致知力行二者不可闕一。既知其理，不可不

行其事。既行其事，不可不知其理。二者並進，則為學  
之功至矣。○雙峯饒氏曰：聖人施教之序，且先使學  
者讀書，講明義理，故先之以文。既曉得義理，然後可  
以使之脩行。故次之以行。行是外面行，底外面能行  
然後方責其裏面誠。若外面顯見處，尚未能行，况  
裏面隱微之地乎。故忠信是結合處，中庸先說智仁  
勇而後終之誠，亦是此意。○陳氏曰：學文所以窮理，  
脩行所以體是理於身。存忠信所以萃是理於心。○  
勿軒熊氏曰：忠是實心，就已上看，信是實理，就事物  
上看。○雲峯胡氏曰：教以學文，脩行知行當俱盡也。  
教以存忠信，表裏當俱實也。○新安陳氏曰：學文者  
致知之事，脩行者力行之事。存忠信所以誠實於力  
行而忠其體，信其用也。所以謂之四教。附語錄問文  
行忠信，恐是博文約禮之意。曰：然。忠信只是約禮之  
實。○問行是就身上說，忠信是就心上說。否。曰：是。  
存疑。忠以心言，信以事言。表裏之教也。如欲孝欲弟，  
心無不盡，是忠。行孝行弟，事無不實，是信。由知而行，  
由裏而表，四教之先後次第也。○讀書錄：夫子四教



信句何等受當。語類謂不是學文脩行時不教之存忠信。蓋朱子固慮後人必有強分先後之說而預為之剖決不意尚復有如說者云云也。○又按諸儒謂忠信只根行來蒙引謂疑通管文行竊以朱子不是學文脩行時不教人存忠信之說思之更參之以首篇集註所謂忠信為傳習之本似蒙引之說亦未為非。

份按困勉錄謂善人是中行有恒是狂狷又謂此章有恒是愚狷愚觀必也狂狷章語類謂善人不及狷者善人貴之以任道則不足故無可望狷者雖非中道然這般人終是有筋骨夫善人不及狷者而謂為中行可乎。由此推之

善人且在狂狷之下則有恒之非即狂狷非即狷者更可知也蓋狂狷固皆是有恆者而有恆則不足名狂狷也。

份按聖人中亦有反之者非皆是天生底也且生知之聖未有不好學者故南軒曰聖人以學言。份按存疑就誠字分別聖人君子善人有恆欲其與末節關合也。

忠信為文行之本。○蒙引忠信疑通管文行。前章主忠信疑亦兼知行。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眾之名。○朱子曰有方見於用如有德而無才則不能為用亦何足為君子。○蒙引聖人者大而化之者也君子者大而未化也者。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恆胡

子曰字疑衍文恆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恆者不二其

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朱子曰善人是資質好底捉得定又未到善人自然好處在然善人有恆皆未

知學問者也。○問善人是資質大段粹美其心嘗在

於善道所以自不至於有惡有常者則是箇確實底人否曰是有常底也不到事事做得是只是有志於為善而不肯為惡耳善人則從來恁地好事事依本分但人多等級善人雖是資質好雖是無惡然不踐迹亦不入於室緣不甚曉得道理不可以入聖人只是恁地便住了。○此但為思其上者而不可得故思其次之意。○雙峯饒氏曰聖人是天生底君子是學而成底善人是氣質好底有恆是有常守底次乎聖人者為君子次乎善人者為有恆。○存疑聖人是至誠底人君子是誠之者善人有誠底資質但未學有恆者也有誠底資質但未如善人純然。○善人資質好事事依本分做是向善底人但未到那極處有恆是有執持底人他所行底雖未必盡是却始終都是一樣此便是進道之資。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恆矣。○亡讀為無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問亡而為



有朱子曰正謂此皆虛夸之事不可以久是以不能常非謂此便是無常也○以亡為有以虛為盈以約為泰則不能常謂如我窮約却欲作富底舉止縱然時暫做得將來無時又做不得如此便是無常亡對有而言是全無虛是有但少約是就用度上說附蒙引得見有恆者斯可矣然所謂有恆者無他有為有無為無盈為盈虛為虛約為約泰為泰如是質實無為方能為恆如使本無也而自以為有之狀本虛也而自以為盈之狀本約也而故以為泰之狀如此者雖能偽為於一時而無可繼於後難乎有恆矣然則所謂有恆者只是質實無偽耳○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恆者以質言新安陳氏曰以學言者兼乎質以質言者則未學者也愚謂有恆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不自有恆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恆之義其示人入德

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朱子曰聖人也只是這箇道理但是他理會得爛熟後似較聖樣其實只是這道理君子是事事做得去所謂君子不器善人則又不及君子只是知得有善有惡肯為善而不肯為惡耳有常者又不及善人只是較依本分○問此章曰吳氏曾氏說亦得之吳氏曰君子蓋有賢德而又有作用者特不及聖人爾若善人則粗能嗣守成緒不至於為惡而已非若君子之能有為也曾氏曰當夫子時聖人固不可得而見豈無君子善人有恆者乎而夫子云然者蓋其人少而思見之也及其見則又悅而進之曰君子哉若人凡此類當得意而忘言善人明乎善者也有恆雖未明乎善亦必有一節終身不易者若本無一長而為有之狀未能充實而為盈之狀貧約而為泰之狀此亦妄人而已矣孟子所謂兩集溝澮皆盈其涸可立而待也烏能久矣曰有無虛實約泰之分奈何曰無絕無也虛則未滿之名耳二者兼內外學之所至事之所能而言約之與泰則貧富貴賤之稱耳為之二云



者。作為如是之形。作為如是之事者也。為而無以繼。則雖欲為有恆不可得矣。○南軒張氏曰。聖人者。肖天地者也。君子者。具其體而未能充實者也。故聖人不得而見得見。君子斯可矣。善人資稟醇篤。無惡之稱。有恆者則能謹守常分而已。故善人不得而見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以善人之資而進學不已。聖蓋可幾。有恆而力加勉焉。亦足以有至也。若夫已無而以為有。已虛而以為盈。已約而以為泰。則是驕矜虛浮不務實者。其能以有恆乎。未能有恆。况可言學乎。○勉齋黃氏曰。亡為有虛。為盈約為泰。三者誇大欺妄之意。不實之謂也。人惟實也。則始終如一。故能有常。今其人不實如此。又豈敢望其有常哉。夫子稱聖人。君子有恆不可得見。而卒及乎此。又以明夫有恆者之亦不可見也。○慶源輔氏曰。學至於聖人。則造乎極而無以復加矣。君子雖未及乎聖人。然其才德超出於眾。則其為學亦以成矣。善人雖未必知學。然其資質之美。自然至於善。而不至於惡。至於有恆者。則資質又有不及善人。但亦純固而不務虛誇。守其一

端則終身不易者也。○新安陳氏曰。入德有門戶。進德有閫奧。自有恆而入學。而充之以造於極。有至聖域之理。虛誇無恆者。尚無入德之門戶。况敢望進德造於閫奧乎。末三句言不常之失。以明有恆之義。學者以希聖為標準。而能以有恆為入門。其庶幾焉。通考董氏彝曰。孔子論人有四等。曰聖人。君子。善人。有恆者。順而數之。善人之下。又有所謂有恆。孟子論人有六等。曰善。信。美。大。聖。神。逆而數之。聖人之上。又有神人。孔子歎人才之不多見。故順數其人品之不齊。孟子因樂正子之質美。故逆數其成就之有等。蓋聖人君子善人。未有不自有恆。而能至者。故善人之下。又有有恆也。聖而不可知之者。謂之神。非謂聖人之上。又有所謂神人也。附四書通集註。既釋聖曰。神明不測。君子曰。才德出眾。又恐人以聖與君子終不可學也。故引張敬夫之言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又曰。未有不自有恆。而能至於聖者。蓋人能有恆。未嘗不可為善人。為君子之人。雖由是而至於聖人可也。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射食亦反

綱以大繩屬音燭，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

射也。宿宿鳥勿軒熊氏曰：多能鄙事，此亦可見。○洪氏曰：孔子少去聲

貧賤為養並去聲，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音角，是

也。然盡物取之絕流而漁，出其不意射宿，亦不為也。此可見

仁人之本心矣。慶源輔氏曰：不曰聖人之本心，而曰仁人之本心，據此事只可謂之仁。然

日本心，則聖人亦不能加毫末於此矣。○新安陳氏曰：於取物之中有愛物之仁，於此可見其本心。待

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南軒張氏曰：聖人之心，天

地生物之心也。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是心之發也。然於物也有祭祀之須，有奉養賓客之用，則

翼註曰：聞見俱有善惡，一則擇善而從，一則善惡俱識。此亦是互見，不必太拘。○說約曰：多聞以下皆頂我字，是夫子自說，故曰謙詞而勉人求知之法亦在裏面。○呂晚村曰：庸愚之人無知妄作，不足論也。即若本心之學，謂吾心自有良知，不假格物窮理，但慕虛做將去，自有所見方謂之真知，自此說興而縱橫無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識音志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厚齋馮氏曰：桑柔詩云：予豈不知而作古

有此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

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



急其禍乃有不可言者矣。只看夫子所言多聞多見是何等繁細擇善從識是何等詳審然且云知之次者蓋因功力淺鮮或未能一時實知其理耳非謂此外更有簡易直捷法門為最上一乘而此但居其次也。又曰如後世良知家言只是師心自是天下何嘗有不知的人即使有所不知亦在自己心體上打磨何必更外藉聞見擇識即使有所假藉如魚獸之筮蹄當其知得時便已豁然頓悟何用更說知之次語語矛刺以彼之學者視之真所謂其言若傷我者又曰實際却在多聞兩句二多字及擇從及識皆無至義。份按夏雨蒼云世以多聞見

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采子曰知以心言得於聞見者次之聞見皆欲求其多否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為學矣擇字生於從字識則未便有從意故不言擇善聞見亦是互相發明不可泥看○多聞已聞得好話了故從中又揀擇多見只是平日見底事都且記放這裏○問不知而作是述作或只是凡所作事日只是作事又日聞見大畧爭不多較所聞畢竟多聞須別識善惡而從見則見得此為是彼為非則當識之他日行去不差也○未擇時則未辨善惡擇了則善惡別矣譬如一般物好惡夾雜在此須是擇出那好底擇去那惡底擇來擇去則自見得好惡矣多聞是聞前言往行從之是擇其尤善者而從之見是泛泛見得雖未必便都從他然也記著他終始首尾得失○南軒張氏曰天下之事莫不有所以然不知其然而作焉皆妄而已聖人之動無非實理也其有不知而作者乎雖然知未易至也故又言知之次者使學

二句為求知之功誤也註云未能實知其理則似實未嘗知之也日可以次於知之者則知之者另有其人而夫子自居於其次也若以多聞見二句為所以求知即不合猶未能實知其理既未能實知其理則所求之知尚情恍惚未定即不合自附於知之次此殆可謂好學深思疑人所不能疑矣然謂聞見之功未足實知其理夫子并不自居於知其理却未盡然天生而知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之功而自實知其理者也若從聞見以求知縱能實知其理亦只是學而知之次於生知一等註所謂雖未能實知其理者乃是聖人謙言聞見功夫尚猶淺鮮或未能一

者有所持循由其序而至焉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其善雖未及乎知之至然知之次也擇焉識焉而不可已則其知將日新矣○慶源輔氏曰夫子言此雖是謙辭然於無所不通之聖自有不可掩者○新安陳氏曰集註全不說聞見二字其不可拘泥明矣學干祿章亦是總之云多聞見者學之博未嘗拘拘分別聞與見也通考仁山金氏曰此章聞與見未易分若夫子說夏殷周之禮有善殷者有從周者又如夏時殷輅周冕及刪詩之類此多聞三代之事所以不可不擇也多見而識之若夫子脩春秋即多見當時之事記則善惡皆當存之者也知之次也蓋謙辭存疑多聞亦可識多見亦可擇善而從此云然者互見耳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見賢

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



時實知其理非謂見聞之功  
不足以實知其理也所謂次  
於知之者何益生而知之之  
人即所謂知之者也次於知  
之者正次於生知之謂也聖  
人不自居於生知上等人  
故曰知之次正未嘗不以學  
知之知自居也故謂生知者  
另有其人而夫子自居於其  
次則可若謂夫子不敢自居  
於實知其理之人而以其次  
自居而僅僅勝於不知妄作  
之人則不可也○按陽明云  
此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非  
由於見聞若曰多聞多見云  
云則是專求諸見聞之末已  
落第二義故曰知之次也今  
如謂多聞一句非求知之功  
知之者另有其人如此用功  
終不能實知其理而僅謂為

其次然則將何道以求實知  
其理而後可豈所謂知之者  
乃是指德性之良知耶  
份按多見而識句南軒所解  
與集註不同真西山謂南軒  
較優雖未必然然南軒所云  
亦可備一說也

摘訓曰欲字有工夫即勿  
敬怨之類又曰反看便見不

言言大全卷之七

當見之也附蒙引童子見謂得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  
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  
之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己而來但  
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  
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依改正  
次序釋  
五蓋不追其既往不保其往不逆其將來不與其退以是心至  
潔已與進斯受之耳與進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唯字全無意

大抵亦不為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

此南軒張氏曰以互鄉之俗惡而童子又非得與先  
生長者抗禮者而夫子見之故門人惑焉夫子謂  
其進之志則善與其進而志善也而不與其退而不  
善也若於進而志善之時以其退而不善而拒之則  
何甚也聖人之心天也其有已甚者乎則又及復言  
之謂凡人潔己以進則當與其潔耳固不可保其往  
也此所謂顯比王用三驅至公之心也○慶源輔氏  
曰人前日為不善而今日向善未可知今日向善而  
後日為不善亦未可知若追其既往又逆其方來則  
已甚而待人狹隘矣○厚齋馮氏曰童子年少未嘗  
深染於其習俗而不可轉移聖人何忍遽絕之孟子  
不為已甚之說蓋出於此附存疑此章依張南軒說  
則非錯簡然率強當  
依朱子作錯簡為是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論語大全卷之七述而

五



欲仁斯仁不至欲不仁斯不仁至豈不可畏

份按仁本固有四句。朱子本用為有能一日節之註語類言之甚詳。今刪去前後語而只留此四句。是全不解朱子意矣。

份按語類云。孟亦於日用體驗。今因上文三月不違仁云。遂將日用二字誤作日月二字。噫異矣。

呂晚村曰。通節大旨為遠字辨論。只在反求。當下指示。不論前後。際不論工夫。不論火候。到不到。查淨淨不淨。又曰。

此節為放而不求。反以為遠者。言當下指點他轉來。反求耳。不是求仁無工夫。未說到工夫處也。又曰。若謂此心纏提。即在此。只說得心。未可言仁也。上蔡以知覺訓仁。病亦坐此。後來學術毫釐之差。皆始於此。仁者心之德。心只虛靈不昧。故能藏仁。非虛靈不昧。即仁也。惟其虛靈不昧。為最活之物。故有人心道心之分。仁者道心也。欲仁。即道心之動處。故曰欲仁。仁至。份按朱子謂才欲便是仁。在這裡才覺得此心。放便是歸在這裡了。乃是以孟子求放心。章為此節註脚。蓋孟子以仁即是人心。則所謂心者。純是道心之心。故存得此心。便是仁。若泛而言心。而亦云此心。

論語大全卷之七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為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朱子曰。欲有好底。如我欲之。欲。仁本固有。欲之。則至。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問斯仁至矣。至若來至之意。曰昔者亡之。今忽在此。如自外而至耳。如易言來復。實非自外而來也。孔門許多弟子。聖人竟不曾以仁許之。雖以顏子之賢。而尚或違於三月之後。而聖人乃曰我欲斯至。蓋亦於日月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其意又如何。又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蓋欲每事省察。何者為禮。何者為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看得道理。自我心而得。不為徒言也。南軒張氏曰。仁豈遠於人乎。患人不欲之耳。欲之。斯至之也。欲仁而仁。至我固有之也。覺軒蔡氏曰。時人。

皆以仁道遠而難為。故夫子以工夫之切近者勉而進之。謂仁豈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蓋仁者心之德。纔一收斂。則此心便在。所以甚言其近且易。不待他求也。慶源輔氏曰。仁者心之德。我固有之。非在外也。如手之執足。之履。目之視耳。之聽。不假外求。欲之。則至。何遠之有。而人不知反求。而病其遠。此夫子所以發此論也。雙峯饒氏曰。欲仁。仁至。其至也。固易其去也。亦易須於既至之後。常加操存之功。方能不違仁也。新安陳氏曰。斯字甚緊。如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之斯。即此二字貼斯字。語錄吳伯英講我欲仁。斯仁至矣。因引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以證之。且曰。如先生固嘗注曰。仁本固有。欲之。則至。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先生曰。固是。但是解一日用力。而引此言。則是說進數步。今公言欲仁。仁至。而引前言。則是放退數步。地也。才欲便是仁。在這裏。胡子知言上。或問放心如何。求胡子說一大段。某說都不消。恁地。如孟子以雞犬知求為喻。固是。但雞犬有時出去。被人打殺。煮喫了。也求不得。又其求時也。須遣人。

論語大全

卷之七

述而

七



才提即在則是只說得心未  
可言仁何也心有入心道心  
之分而此所謂才提即在者  
未知其果為道心否也蓋如  
孟子以仁為人心則心即仁  
心在即是仁至若泛而言心  
則心自為心仁自為仁而心  
在未可即言仁至晚村此條  
析理甚精故錄之而復為疏  
通解釋其義○又按困勉錄  
云朱註反而求之即此而在  
與程子為仁由己之說似微  
不同若專主程註則斯字義  
不出若專用朱註又易涉陽  
明良知話頭須兼說觀困勉  
錄之意蓋謂程子所謂為仁  
由己以求仁之工夫言反而  
求之二句尚欠工夫近於良  
知不假外求之說愚觀晚村  
云此只為放而不求反以為

遠者當下指點他轉來及求  
不是求仁無工夫尚未說到  
工夫其論最精蓋經文尚未  
說到工夫故朱子只以反求  
即在順文義解去以醒出斯  
字意隨又以程子為仁由己  
之說足之與良知家不假外  
求全抹倒工夫宗旨自天淵  
也且上面從仁者心之德說  
來源頭自正亦非如良知家  
所謂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  
會知蓋直做將去自有所見  
之說也愚又按求放心章朱  
子所謂只是求時便在者亦  
是為放而不求者當下指點  
其實學問之道非止一端如  
講習討論玩索涵養持守踐  
行擴充克治許多工夫皆所  
以求放心也固非謂求時即  
在而將許多工夫全抹倒也

去求這箇心則所係至大而不可不求求之易得而  
又必得蓋人心只是有箇出入不出則入出乎此則  
入乎彼只是出去時人都不知不覺才覺得此心放  
便是歸在這裏了如戒慎恐懼才恁地便是心在這  
裏了又問程子以心使心如何日只是一箇心被他  
說得來却似有兩箇子細看來只是這一箇心○蒙  
引仁遠乎哉且虛說不可以註仁者心之德非在外  
也貼在此句內須安在下句集註云云都是解我欲  
仁斯仁至矣而仁遠乎哉之意自見○我字虛說不  
必指聖人身上說集註全不提聖人○存疑欲仁  
工夫亦曰非禮勿視聽言動  
其次則仲弓之敬恕是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胡氏曰左氏傳註陳昭

公魯君名稱音疇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

敗以為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

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取七  
住反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魯人司敗揖而進之也相

助匪非曰黨禮不取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

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禮坊記取妻不取

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  
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厚齋馮氏曰古者男子  
稱氏辨其族也女子稱姓厚其別也故制字姓從女  
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也稱孔子時孔子在陳蓋



說統曰。司敗是埋娶吳一事。而問夫子。只據大槪而答。都是箇圖語。與諱君失意不相干。

困勉錄曰。聖人於君父之失。可諱則諱之。不可諱則自受其過可也。斷不以失歸君父。而自處於無過如此。則既不失天下。是非之正。而又不傷我臣子之心。此章大意如是。南軒之解最明。

言言大全卷之八

記於陳也。慶源輔氏曰。婦人稱姓。周女曰姬。宋女曰子。齊女曰姜。楚女曰芊。是也。吳氏曰。謂者何人。謂之春秋哀十二年。書孟子卒。不書葬。疑謂之孟子者。魯人諱之。而謂之吳孟子者。當時譏誚之語也。新安陳氏曰。不稱姬而冠之以吳。終有不可掩者。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取同姓為知禮。

故受以為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

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

慶源輔氏曰。且以有過而

人知為幸。又可垂教。以警夫護疾忌醫者。然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警夫護疾忌醫者。然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警夫護疾忌醫者。

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為萬世之法矣。

問昭公取同姓之事。若天王舉法。則如何。斷朱子曰。此非昭公故為之也。當時吳盛強。中國無伯主。以齊景公猶云。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涕出而女於吳。若昭公亦是藉其勢。不得已之故。非貪其色而然也。天王舉法。則罪固不免。亦須原情。自有處置。况不曰孟姬。而曰吳孟子。則昭公亦已自知其非矣。南軒張氏曰。他國之大夫。問吾國之君。知禮與否。則但可告之以知禮而已。及巫馬期以司敗之言告。則又豈可謂娶同姓為知禮乎。若言為君隱之意。則淺露已甚。而失前對之本意矣。故但引己之過而已。然而娶同姓之為非。禮其義固已在其中矣。聖人辭氣之間。其天地造化與。吳氏曰。夫子受以為過。則昭公不得為知禮。可知。隱諱者。臣子之私。是非者。天下之公。夫子答司敗與期。可謂兩盡其旨矣。葉公以證父之惡為



言言大全卷之十  
直司敗以隱君之惡為黨。蓋知直之為公黨之為私而於父子君臣之義蔑如也。微夫子大道其隱乎。○雲峯胡氏曰：使夫子而直指君之非，則自無君臣之禮。使夫子而不自引己之過，則遂無婚姻之禮。何以為萬世之法哉。通考董氏彝曰：孔子之過過於愛君，周公之過過於愛兄，所謂觀過斯知仁，其此之謂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和去聲

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

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朱子曰：子與人歌而

翼註曰：歌而善只是音節之善，不必太深。○因勉錄曰：集註取與二字與孟子稍異。孟子所謂與善即在取善內看出是一件。此取與二字是兩件。新安陳氏之說要活看。然此章與孟子實相表裏。又曰：顧麟士云：眼目只在「必字」他人或有不使反之而已和之，或使反之而不和之者矣。按此說正與集註合。余初欲

之。今世間人與那人說話，那人正說得好，自家便從中截斷，如云：「已自理會得，不消說之類。」以此類看，聖人是甚氣象。與人歌且教他自歌一終了，方令再歌而後和之，不於其初歌便和，恐混雜他不盡其意。此

專重反之者，誤。又曰：與人歌是同歌，反則使之自歌，和則子之自歌。雙峰最明。余初說甚蒙引存疑，謂夫子自輟其歌，使其更端再歌一番，亦不是。蓋第一番子與人同歌，似當歌畢了，然後使復歌，不必云自輟其歌。又曰：註中從容誠懇謙遜審密不掩人善五意，反之和之兩層內俱有。

見聖人與人為善。○若不待其反而後和，則他有善亦不得而知。今必使之反之而後和之，便是聖人不掩人善處。○慶源輔氏曰：詳謂首尾節奏之備。○雙峯饒氏曰：子與人歌，是與之同歌。反者使之自歌，和則已之自歌也。○新安陳氏曰：集註取與二字，如孟子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初則取之，既取而許與，此見聖人氣象從反。容誠意懇至而其謙

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眾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朱子曰：聖人天縱

待取於人而後足，乃欲得其詳如此。其謙遜審密可知也。然若不待其曲終而遽和之，則幾於伐己之能以掩彼之善矣。故必俟其曲終以盡見其首尾節奏之善。然後又使復歌而始和之，則既不失其與人歌善之意，而又不掩其善也。然此亦聖人動容周旋自然，而中非有意於為之也。抑又見其從容不迫不輕



信而易悅之意。○問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晦翁云：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如何？潛室陳氏曰：必使復歌者，既欲彰其善之實，又欲暢其歌之情，而後和之者，示我樂善之無倦，詠歎而淫泆之也。只一歌詩耳，而意思綢繆，容與若此，豈非衆善之集乎？○慶源輔氏曰：氣象從容，故謙遜誠意，懇至，故審密。○雲峯胡氏曰：此不過歌之善者，爾夫子所以取之，與之者如此，則凡所以取人之善者，可知矣。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去聲。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慶源輔氏曰：勉人為其實，而不廢其文，但有先後緩

呂晚村曰：文原只是講所以躬行之理，只為學文人便將來，但作說話說了。程子所以譏其玩物喪志也。為如此，若子以四教，却是文作第一件。弟子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朱子謂不學文，則所失不止於固陋而已，又何嘗不重文也。近世學者，恐文章之士易走

作，遂至以學文為禁，而所取率皆鄙瑣不雅不恥之物，即有一二拘謹之士，下稍亦無展拓，只為此章書看得不融，貫將文行，打作兩橛，便生出多少病痛耳。寫文字，便行在寫躬行，仍有文在，須於分別處得合一之旨。

急之序耳。○雙峯饒氏曰：身行君子之道，而有得，則為君子之德矣。附蒙引：文者如說仁說義，說得有次序，有條理，便是躬行君子。則曰仁曰義，一一體之於身，見之於事也。○存疑：夫子之文章，註兼威儀文辭，解此獨以言解者，對下文躬行君子言也。躬行君子，是渾成話，謂躬行之君子。若說躬行君子之道，不是

○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朱

曰：文莫吾猶人也，莫是疑辭猶人。今人云：莫是如此，否言文則吾與人一般，如云：聽訟吾猶人也。若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與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之意同。○問此章曰：於文言其可以及人，足見其不難繼之意，言其不能過人，又見其不必工之意，且合而觀之，又見其雖不遜其能，而亦不失其謙也。於行言其未之有得，則見其實之難焉。見其必以得為效焉，見其汲汲於此，而不敢有毫髮自足之心焉。一言之



中而指意反覆更出互見曲折詳盡至於如此非聖人而能若是哉○(雲峯胡氏曰此文字輕不過著於言辭者爾○新安陳氏曰文不在茲之文文字重此以文對躬行而言可見文為言而躬行為行故集註以言行之難易緩急釋之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

而人道之備也(勿軒熊氏曰聖則仁之熟而至於化矣聖非出於仁之外也○新安陳氏曰此專言之仁包義禮智故為心德之全立入之道曰仁與義仁體而義用言仁則義在其中故為人道之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朱子曰他

說叢曰均一學不厭誨不倦夫子以為學者事從為與誨上說分明謂仁聖的人無為而成不言而化而我猶為與誨特不厭不倦云耳若謂此與力工夫也公西華不能學意謂此乃仁聖者從不厭不倦上說有此貫徹終始物我無間豈不是純亦不已地位○呂晚村曰全節要書全在不厭不倦此四字看得精透則聖人之身分意旨皆見而公西所謂正唯不能學處亦

親切有味矣又曰或謂為誨不宜根定聖仁不知阿誰不通學究敢如此亂道註中明白說為之謂為聖仁之道誨人亦以此教人近人偏不曾見何也又曰抑字轉是夫子自有安身立命處不徒讓讓未遑讓第一等事與別人做也之字即指聖仁而言為字煞有實際不厭須從為之看出蓋惟為乃易生厭也又曰弟子不能正指不厭倦而言若為誨則大家日用分內孔門弟子舍此更有何事如何不能耶份按語類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他也不會說是仁聖但為之畢竟是為箇甚麼誨人畢竟是以甚麼物事誨人這便知得是為之是為仁聖之

也不會說是仁聖但為之畢竟是箇甚麼誨人是箇甚麼○(新安陳氏曰自為觀十五志學章可見教人觀博文約禮可見皆不外乎知行)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

以弟子不能學也(雲峯胡氏曰此雖夫子不敢當聖之名而愈見夫子有聖與仁之實○新安陳氏曰夫子雖不居仁聖之名而所行所教無非不息於仁聖之道不厭不倦即純亦不已也非已實有此仁聖之道則有時而厭倦矣○蒙引世固有未能盡仁義而教人仁義者但不倦却難故集註只提不厭不倦說○仁聖自然者也為不厭誨不倦是以勉然者自處然於不厭不倦味之則又見其自然矣夫子之自謙與子華之體認當如此分別

○存疑聖人不但不敢當仁聖之名又示人以造仁聖之學也必兼誨人者成已成物然後為人道之全也以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觀之可見○晁潮氏曰(名說之字以道清豐人)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



道誨之是以仁聖之道誨人  
今將末二句刪去却只似歇  
後語又如僧家問底話頭遂  
致後人有為誨不必根仁聖  
之說輯釋本改得如此不好  
大全襲而用之何也  
份按為仁之事為聖之事不  
必更有分別管登之謂為聖  
尚乎思為仁尚乎學不可從

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

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新安

陳氏曰聖仁之道若天下無一人能與  
於此是終為虛器而無人能實之矣 故孔子雖不

居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上聲也可謂

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

知夫子之意矣朱子曰夫子故多謙辭到得說抑為

以有正惟弟子不能學也之說便說道聖人有不讓

處○其他人為之誨人不能無厭倦時惟聖人則不

厭不倦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言正是弟子不能學處

這若不是公西華親曾去做過親見是恁地如何解

恁地說○仁之與聖所以異者大而化之之謂聖若

大而未化之只可謂之仁此其所以異○南軒張氏

呂晚村曰丘之禱久矣句即  
此見禱之有理即此見禱之  
無益即此見聖人之敬天持  
身且明不失其辭氣之間如  
春水方至百川灌河絕澗枯  
渠無不充溢古人云學者最  
要識得聖賢氣象試從理會  
來

曰夫子雖不居聖然玩味辭氣其所以為聖者亦可  
得而見矣夫盡人道聖人也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聖  
人之仁天之無疆也○慶源輔氏曰為之不厭者仁  
聖之實誨人不倦者仁聖之施非在己者有仁聖之  
德豈能如是公西華蓋即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而見  
夫子實全仁聖之道非學者所能效也○雙峯饒氏  
曰前以學不厭誨不倦為何有於我此却以二者自  
任何也蓋前章是泛說所以雖非聖人之極至而亦  
不敢當此章是見人以仁聖歸之已既遜了第一  
第二等只得且承當第三等底事所以勉人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

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誄力軌反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誄者哀死而述其

行去聲下之辭也厚齋馮氏曰士有誄累生時德行



是也。禱疾亦誅其功德。故謂之誅云。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

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朱子曰：只是引此古語以明有禱之理，非謂欲禱皇

天后土也。禱雖臣子之禮，其辭則述君父悔過遷善之意，以解謝鬼神之譴怒。無其理則不

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

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問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

吉凶，我即天地鬼神。天地鬼神即我，何禱之有？朱子曰：自他人言之，謂聖人如此可也。聖人之心，豈以此

自居，惟味某之禱久矣一句，語意深厚。聖人氣象與天人之分，自求多福之意，可見。○雙峯饒氏曰：誅如

哀公誅孔子是也。古誅文之意，蓋曰往者疾病時嘗禱爾於神祇矣，而卒莫之救，蓋哀其死之辭也。○新

安陳氏曰：聖人素履無愧，少壯迨老，無非對越神明之時，豈待疾病而後禱哉？所謂禱久矣，乃因子路引

禱爾而言。蓋不禱之禱也。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儀禮第十三篇註云：謂門

戶窳行中，雷盡孝子之情。五祀博言之，士二祀，日門，日行。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

不能自己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

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朱子曰：在臣子則可

在我則不可。聖人也知有此理，故言我不用禱，而不責子路之非也。疾病行禱者，臣子之於君父，各禱於

其所當祭。子路所欲禱，必非淫祀，但不當請耳。○病而與聞乎禱，則是不安其死而諂於鬼神，以苟須臾

之生。君子豈為是哉？所禱卜筮之屬，皆聖人之所作。至於夫子而後，教人一決諸理，而不屑於溟漠不可

知之，問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而備。○問嘗疑集註曰：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

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夫自其論聖人所以無事於禱者，其義固如此。然此一句，乃聖人自語也。聖人之



意豈自謂我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哉曰聖人固有不居其聖時節又有直截擔當無所推讓時節如天生德於予未喪斯文之類蓋誠有不可揜者○南軒張氏曰子路請禱而夫子告之以有諸蓋欲子路深省夫禱之理也苟知其有是理則知夫子之何用禱也而子路未達獨舉誅以為證於是從而告之曰丘之禱久矣蓋禱者悔過遷善之意平日之思慮云為神之聽之未嘗斯須離也一有未順則逆於神理是則當禱也若夫聖人之心則所謂天且弗違而况於鬼神乎獨曰丘之禱久矣辭氣謙厚而所以啟告子路者亦至矣○慶源輔氏曰疾病而行禱乃臣子迫切之至情在周公猶為之然周公則可武王則不可子路則可夫子則不可領子路之至情明在己之正理夫子之心即天地神祇之心也○厚齋馮氏曰觀夫子答媚寵之問以為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然則行與天合禱何所用在于子路為夫子禱則可請於夫子而後禱則夫子不為也○雲峯胡氏曰禱自是臣子之至情無所事禱自是聖人之

翼註曰與奢寧儉重在儉上探其本也不孫寧固重在不自孫上防其害也此與林放章不同○宋羽皇曰若說固猶有好處安見與寧之旨唯先將固字說得他弊處乃愈見奢之可危○呂晚村曰儉字尚從禮中出來儉非即固也儉則固耳其間有漸積有流

素行不必以夫子之言遂謂禱為無亦不必以子路之言直謂禱為有要之鬼神之有無不必問但人之素行自不可失爾附語錄叔器問子路請禱注下是兩箇意思模樣曰是但士喪禮那意却只是箇小意思良久曰聖人便是仔細若其他人便須叫喚罵詈聖人却問有諸待他更說却云是禱久矣這如與人歌而善必反之而後和之樣却不是他心裏要恁仔細聖人自是恁地仔細不恁地失枝落葉大步跳過去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孫去聲

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雲峯胡氏曰與其奢

也寧儉是言禮之弊也如此與其不孫也寧固是言弊之極也其終必至於此○新安陳氏曰奢失之過儉失之不及皆非中道然奢而僭犯為害甚○晁氏儉陋之害止此而已即與其奢也寧儉之意



弊如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可謂之儉然君子作法於儉其失則固故禮不可不慎也○困勉錄曰才者便是不孫其流則又必至於過度僭上二意兼說方是存疑說約單主流弊說未是

徐傲弦曰君子檢束中受用活潑蕩蕩自戒懼中來也小人放浪中自沉苦海戚戚自無忌憚中來也○呂晚村曰註中循理二字是坦蕩蕩真本領即所謂本天者也若只向心上尋坦蕩蕩氣象到得晉人說老莊止矣又曰坦蕩蕩三字直下言坦然而無適而不寬廣也故坦字只在蕩蕩二字上看若以平寬相對則

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問奢則不孫朱子曰纔奢也且看奢底人意思儉底人意思那奢底人便有驕傲底意思須必至於過度僭上而後已○問奢非止謂僭禮犯上之事只是有誇張奢大之意便是否日是附存疑此與前章禮與其奢也寧儉稍異此章又推出一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

胖南軒張氏曰正己而不求諸人故坦蕩蕩徇欲而不自反故長戚戚坦蕩蕩非謂放懷自適無所憂慮之謂也謂求之在己而無必於外故常舒泰云耳○胡氏曰循理役於物乃蕩蕩戚戚之所由生也理

坦與蕩蕩分兩義矣下長戚戚作何解故知坦字當與長字相照會也○份按蒙引云坦蕩蕩猶云光輝輝及重在坦上玩註似重在蕩蕩字此說恐非存疑云註坦平也又曰蕩蕩寬廣貌是兩德此又將兩意平重其說亦非丘月林云坦以地言長以時言馮厚齋謂蕩蕩曰坦其心無適而不寬廣也戚戚曰長無時而不憂戚也丘說重在下二字較蒙存似長晚村似亦主其說然竟不貼切坦平也平字亦尚有可商丘氏又曰坦平也即註中常字意當與長字對夫平者平易之謂常字不過言常常如此耳丘氏牽合為一過矣愚謂此當以寬廣作主而坦然而平意亦

本自然循而行之則坦然而平不愧不作所以舒泰為物所役則求名役於名求利役於利行險僥倖患得患失所以憂戚○厚齋馮氏曰蕩蕩曰坦其心無適而不寬廣也戚戚曰長無時而不憂慮也○蒙引坦蕩蕩長戚戚皆兼內外言○淺說仰焉不愧於天俯焉不作於人利害不能為之驚毀譽不能為之感但見其坦然而蕩蕩也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上有

不偏慶源輔氏曰德性根於無極之真所以本無不備氣質稟於陰陽五行之氣有剛柔過不及之分所以鮮惟聖人全體渾上聲然陰陽合德雙峯饒氏曰全體渾然應上文德性而言陰陽合德應上文氣質而言故其中和之氣見賢遍反於



須帶在其中說不可全然拋  
荒或曰如此恐與長威感長  
字不對針愚謂古人言語固  
不必限在作對偶也○按說  
統云蕩蕩全從坦來要於平  
字中見出寬廣意其意謂平  
易中最寬厚也此說亦重在  
坦字然却與蒙引不同其看  
平字寬厚字亦看做兩德然  
却與存疑不同蓋蒙引只以  
蕩蕩形容坦字此則就平字  
中發出寬厚意存疑將兩意  
平重此則將兩意作一申說  
也蓋此說較蒙存似勝然謂  
蕩蕩全從坦來不若謂坦字  
只在蕩蕩上看為更得也○  
蒙引謂心廣體胖只做仁者  
不憂說大學本意較深愚謂  
仁者不憂聖人猶以為未能  
此與德潤身心廣體胖有何

容貌之間者如此○朱子曰厲便自有威底意思不猛  
主厲不猛安是帶說如伯夷柳下惠猶未免偏下惠  
則溫勝厲伯夷則厲勝溫○問集註云陰陽合德窮  
嘗因其言而分之以上三截為陽而下三截為陰似  
乎有合然又以上三截為陰而下三截為陽亦似有  
合未知所決抑聖人渾是一元氣之會無間可得而  
言學者強為之形容如且以其說自分三才而言則  
溫然有和之可挹而不可屈奪則人之道也儼然有  
威之可畏而不暴於物則天之道也恭順卑下而恬  
然無所不安則地之道也自陽根陰而言則溫者陽  
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陽之震不猛者陰之順恭者  
陽之主安者陰之定自陰根陽而言則溫者陰之柔  
厲者陽之剛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之舒恭者陰之  
肅安者陽之健蓋渾然無適而非中正和平之極不  
可得而偏指者也曰此說推得亦好○溫厲之說若  
直以厲為主誠可為一偏之論矣或恐人氣質之偏  
而欲矯以趨中則有當如是者亦不為過矣然聖人

深淺而蒙引乃有此說乎  
翼註曰既曰溫而厲又曰威  
而不猛非顛倒重複也溫而  
厲者時溫而厲在溫中溫為  
主也威而不猛者時威而不  
猛在威中威為主也恭而安  
亦是安在恭中非恭外有安  
○說叢曰義府云溫之恰好  
處便是厲威之恰好處便是  
不猛恭之恰好處便是安厲  
正見溫之妙不猛正見威之  
妙安正見恭之妙

之溫而厲乃是天理之極致不勉不思自然恰好毫  
髮無差處要須見此消息則用力矯揉隨其所當自  
有準則不至偏倚矣○此雖是說聖人之德容如此  
然學者也當如此舉偏補弊蓋自舜之命夔已如此  
而臯陶陳九德亦然○初學如何便得安除是孔子  
方恭而安初要持敬也須勉強久後自熟○南軒張  
氏曰和順充積者其發見必溫然溫而厲也德盛者  
其威必著於外威而不猛也從容中禮者其貌必恭  
恭而安也溫而不厲則和而無制有害於溫矣威而  
猛則為物所憚有病於威矣恭而不安則不可以持  
久而有損於恭矣從容而全盡者其惟聖人乎○新安  
陳氏曰常人偏於溫則不厲偏於威則易猛勉於恭  
則不安聖人溫而厲陽中有陰也威而不猛陰中有  
陽也恭而安恭者嚴威儼肅陰也安者和順自然陽  
也亦陰中有陽也惟其不偏而中是以不戾而和惟  
聖人有中和自然之德性所以有中和自然之德容  
也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



知去聲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去聲者不能記慶源輔氏曰用

心不密則見其溫下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

反復方服而玩心也問此章是總言聖人容貌鄉黨

就大體上看通考勿軒熊氏曰以其發見者言溫者

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之舒恭

則收斂陰也安則舒泰陽也然陽用柔而體則剛陰

用剛而體則柔溫與不猛皆屬柔陰也厲與剛皆屬

剛陽也恭屬威厲一也亦陽也安屬溫與不猛一也

亦陰也故曰陰陽合德語錄問張子云十五年學

箇恭而安不成曰恭而安如何學得成安便不恭恭

便不安這箇使力不得是聖人養成底事顏子若是

延得幾年便是聖人不是到此更用着力只是養底

工夫了顏子工夫至到只是少養如煉丹火氣已足

更不添火只以暖氣養教成就耳魏問橫渠言十

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

病在莫是如伊川說若不知得只是覷却堯學他行

事無堯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似他動容周旋中禮

日也是如此更有許多病在良久曰人便是被氣質

局定變得些子了又更有些子變得些子了又更有

些子又云聖人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直是一刀兩

段千了百當聖人固不在說但顏子得聖人說一句

直是傾腸倒肚便都了更無許多廉纖纏擾絲來線

去問橫渠只是硬把捉故不安否曰他只是學箇恭

自驗見不曾熟不是學恭又學箇安蒙引時乎溫

也溫而厲時乎威也威而不猛時乎恭也恭而安○

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言兼陰陽之理而中和而氣質

所賦鮮有不偏言其氣或偏於陰或偏於陽也則其

見於容貌者亦偏矣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則

論語集編朱子曰聖

此註特帶中和之氣而言耳

論語集編朱子曰聖

此註特帶中和之氣而言耳

論語集編朱子曰聖



人相傳只是一敬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湯曰日躋。又嘗歎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在此感興詩云。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歎歎日躋。穆穆歌敬止。戒熒光武烈待。且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刪述存聖軌。又案夫子之告顏子。以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回也請事斯語。此敬也。曾子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以終其身。亦敬也。後之學者欲溯聖學之淵源者。其必自顏曾始。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七



